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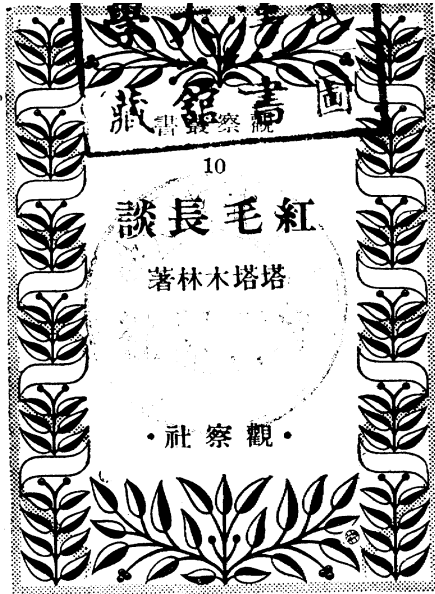
觀察叢書

武裝 10 學

紅毛長談

著者 林 喬 塔 登

上海 觀察社 發行



觀察社藏書

10

紅毛長談

塔塔木林著

觀察社

紅毛長談

(版權所有  
不准翻印)

三十七年八月初版 〇〇〇一三〇〇〇

著者 塔塔木林

發行人 儲安平

發行所 觀察社

上海北四川路一九七二號內一號

基本定價：國幣九元

# 目錄

法治與人治	一
中古政治	四
半夜三更國際夢	九
玫瑰好夢	二一
神遊西南	二七
二十年後之南京	三五
新舊上海	四四
附錄一：來函選登	五五
請教數點	五五
三十五歲以上者應處極刑	五七
中國在進步中	五九
以「洋」作俚	六〇
用含淚的笑臉寫	六四
此語可謂直達肺腑	六六

紅毛長談

二

附錄二：紅毛文選·····	六八
甲：中國舞台的歧途·····	六八
乙：中國音樂往那裏走？·····	七三
附錄三：懷塔塔木林·····	七八

# 紅毛長談

## 法治與人治

余致力生計，凡三十五年。（恕余擬仿貴國國父遺囑。此囑待週誦讀一遍，國家個人種種問題，都必迎刃而解。）其實余出生後，十六年來，皆是愚父母代余致力。後來老父母俱相繼棄世，余乃親自致力。致到如今，先坐監牢，後當難民，現又充市販，總算不枉此生。武貴國大公報者，余早聞名也。今該報主筆王芸生先生憐余落魄，喜余略識中文，命余偶為該報撰文，余欣然就從。聞貴國言論家之自由雖有涯，而紅毛言論則無涯。蓋紅毛究難知華事微妙，其愚盲即其大涯。故余決放膽揚言，以宣洩在華西人之真誠肺腑。萬一為貴國政府中意，或可邀為顧問，則愚生計豈不亦解決了哉！

惟貴國有一毛病。（恕余！）即每遇紅毛記者，輒稱之為『偉大的同情者』；所經之地，滿城懸旗歡迎，並遣小學生排隊吶喊，一若受政府主使。而一旦紅毛措辭不恭，又不准其發電報。殊不知紅毛記者之奉命來華，無異於三輪車自外灘而南市，職務所驅遣者也。懸旗歡迎，是一日曝之也。停發電報，是十日寒之也。前者徒令彼生「賄賂」之感，而後者不啻一棒打盡其同情。是故在余處女篇，謹此聲明，請勿懸旗歡迎。但如有聯總之公價米麵，

或無需金條之亭子間，則余當欣然納之。蓋余抵貴國後，始知中國精神上所缺者爲公德守法，而物質上最缺者，厥爲屋頂也。

夫天地者，萬物之逆旅。然今日有資望之歐人，對華莫不以三十六着守口如瓶爲上策。余無資望，又缺國籍；惟余既忝居百代過客之一，深知欲達到中國福利，東亞安全，必先完成政治統一，此層貴國之過客已說得舌破唇焦者也。余來自歐洲人種文化宗教最複雜之一角，深知中國得天獨厚，既無天主東正新舊教之分，而貴國文字縱貫數千年，橫遍半壁亞洲，無人不能了解。由遼寧至昆明，距離遠長於列甯格勒至里斯本。途中匪盜偶有，語言却是一個。此在歐洲幾爲不可信之事。是故由文化上講來，貴國可謂世界上最統一之民族。換言之，貴國之統一障礙，大抵人造者也。人造，人亦可消除。此余對華樂觀之基本因素也。

自抵貴國門檻（上海）之後，屢有貴國人士詢余對華感想。余不禁爲之慚然。余在柏林大學所研究者，乃漢唐中古農業之中國也。抵此方知廿世紀之中國上海，不啻紐約之廂城。曰美容院，曰夜總會，曰口香膠糖，以及在歐佔領國中開駛尙須遵守速度限制之吉普。所幸，在此廂城中，貴國之文物雖不見，貴國之美德尙未泯沒。夫秦朝阿房宮設備固奢，而滬埠之流線汽車，大飯店餐館之玉杯象箸，寶裝溺器，又何次之？貴國哲學家墨子雖先新生活運動而提倡節儉，但以貴國豪爽天性，搭以美國目食耳視之藝，美德無法不彰矣！英國新遊世之凱恩斯貴族（Keynes）倡藉所得稅及貯蓄以削減民間購買力，其穩定國民經濟之功固偉

大，然黃泉之下，彼必仍爲閻家小姐少爺所咒罵也。此貴國治經濟者具有卓見處焉。

貴國文章大家，向對修辭持重謹慎。此美德今日亦保存下了。蓋任何歐西國家，大亂之後，如他國平靜無事，埋首建設，而已國兵兵不息，必坦然承認起了內闕，此醜貌，雖紐約五街之美容專家亦難裝飾者也，該國精力亦必傾於消解內闕。而貴國獨於「內戰」與「內亂」間作字句之斟酌。此足證貴國人士對文字之敏感，慎重，有分寸也。

貴國雖爲古老文明，而仍不失少年之戰鬥性，此亦研究漢唐文化之歐人所意想不到者也。此戰鬥精神，以電車汽車之賣票員知之最稔。余仔細考察，深知車少人多爲基本原因。然戰時歐美甚而重慶皆患車少人多之病，何獨無此表現乎？是人治與法治之根本分別也。在法治社會中，一切循規蹈矩，公理所在，擠也枉然。在人治社會，你不擠則落伍，且一落卽不可收拾矣。

昨日余在林森路上散步，因見壁上有新貼標語，乃稍駐足。適牆下有一黑白犬伏臥。彼平空撲來，在余小腿擇肉厚處狠狠咬了一口。余忿然質問：汝獸類，奈何憑空噬我一口乎？犬夾尾答曰：我不咬你，你必舉足踢我矣！故先發制你。嗚呼，此中國之悲劇也。夫漢唐時代，迷信風行，朝野尚有畏懼天理，信託天理之心。當此科學昌明，而法治未定之際，人無信任，犬無保障，咸先噬人以衛己，擁上前去以免落後，社會秩序勢必愈鬧愈亂。是故中國問題之根治，在終止人治，施行法治也。然法治今年或可施行。避免在法治掩護下繼行人治，則恐尙需時日耳。



## 中古政治

上禮拜四有大學生某，至愚住所，硬說中國已法西斯化。愚覺其話中有語病，當即詳細盤問：怎麼說呢？他說：『今晨黎明，有着國家制服者數名，首名手持上刺刀之步槍，次名腰插手槍，向我寢室衝鋒而入。餘則把守大門。翻箱倒櫃，甚而枕被也掀開來看。無公文，無罪名，自由出入民間住宅，這不是法西斯嗎？』愚說，這還算不上法西斯。

夫法西斯者，一套政治機器也。中國生產未機器化，政治亦依然徘徊於中古時代。機器文明與中古文明之分別甚多，前者巧妙，後者笨拙；前者規模大，後者零星碎落；前者非錢或人情所能買動，後者尚有商量餘地；前者公然，後者掩耳盜鈴。譬如中國國際宣傳之主題是中國如何如何民主。每年花費國幣何止千萬。在歐美大都會華麗旅館請鷄尾酒，重賞津貼紅毛職業文人寫譽華文字，出日刊月刊，散傳單，辦演講，目的不外宣傳中國如何公道。然歐美在華眼目還是有的。新聞記者之外，尚有外交官。記者的想頭，尚可由其報告中審查，必要時不准他居留。而狡猾的外交官如何寫報告，則無人知曉矣。聞前年昆明某大遊行，消息正是一位駐華歐籍大使帶回者，又有歐洲某國派訪華團來看民主模範，回去各地邀請講事，口頭不斷頌揚中國政府招待如何殷勤，但僅此而已。又聞前年教育部公布留學生條例，結果哈佛耶魯大學校長聯名拒收了訓的中國學生，於是貴國報之以停發留學生護照，招得

歐美報紙亂罵，終於收回成命。夫國際宣傳與國內事實距離太遠，使吾輩紅毛對貴政府信任少，而喜接觸民間，其結果必使民間牢騷變成外交秘密報告之內容，而壓制本國言論，結果必增長域外輿論之分量。正牌法西斯如當年之德義，本身經濟既有辦法，國力又充足，可任舉世謾罵，置之不理。貴國不配法西斯化理由之一是中國太窮，須仰仗他人扶助；太弱，實在不敢向舉世挑戰；結果伸出拳頭來捶倒身邊幾個瘦鬼，勢必又縮回去充老實人。原因還是中國太窮，而救濟中國窮的是相信民主的；太弱，而『保護』中國，在國際場面上支持中國而子的又是民主國家。這是中國不配法西斯化的外在原因。

法西斯統制國內之第一利器是人口登記。當希特勒在臺上時，愚每次遷移，職業變動，家中生死，都須報警，否則受處罰，而將領不到食物券。其政策無異把全國人民視如綿羊，編號，登記，休想跳出其掌外。英國警察戰時曾仿此法以統制外國人。請問中國內政部可確知全國人口概數？學童多少？未婚婦女若干？死亡生存率之比較如何？愚抵華已數閱月。報上謂公價米須憑身份證購買，而愚就從未看過中國身份證。（有之：前天四馬路有三輪車撞倒了人，坐車紳士由懷中掏出名片一紙，便揚長而去。）

法西斯國內第一武器厥為廣播。當年德國無線電幾為瓦格納的音樂與戈培爾的嘶喊包辦。中國演講家既文質彬彬，不善嘶喊，而中國音樂非纏綿如鴛鴦啁啾，即幽逸如風雨歸舟，都不配與猖獗的法西斯主義奏和。看到貴國國產電影及廣播，深知中國政黨無意利用此左右民意之媒介，而可惜教育當局亦不屑利用它。從朝到夕，非蘇灘即粵曲，中夾以美容品

廣告。偶有西樂，亦不過扎茲舞樂；近代西洋文明之垃圾。真正法西斯是不會放棄廣播電影的。

但根本使中國無從法西斯化者，是貴國人民之素質。無論由史書或由個人接觸，愚可斷言中國人民深入的個人主義氣息，乃法西化大家最無辦法之事也。法西斯化重紀律，尙英雄崇拜，而中國人民是『日出而作，日入而息』，他耕田，吃飯，拉屎，生兒子，病了吃藥，死了入土；袁世凱可來，張宗昌可去，而王龍農民却最後仍是『主人』。

至於法西斯即使行得通，上算與否，有近十五年中歐一部太上感應篇爲誠。如果米蘭城中倒懸的莫索里尼死屍，與連屍身都未敢留在人間的希特勒不足爲警鑑，嗚呼，則大腦袋必是一枚大窩瓜矣！

愚每過上海街道，見紅綠交通燈及『祇准由南向北』路標，輒起無限感慨。交通燈在歐美原爲自動機關，由設計家預先估定長短時間，如南京路（一等街）五分鐘，交叉之浙江路爲三等街卽三分鐘，各街車輛循規蹈矩，待其過街機會。南京路上縱有三星將軍或紅官部長新型汽車，亦須予浙江路殘舊黃包車以相當機會。且紅綠之間，尙有黃燈爲過渡警告。用交通燈而不用交通警察，乃將交通由人事化變爲制度化也。而此發明到中國似又返回人事化之原位。蓋交通燈下如立一值班警察，手腕一撥，燈色卽變，無怪軍用卡車在行列中咆哮，私人汽車鳴嗚齊鳴了，而橫街之黃包車夫嚇得如在日憲兵鼻下逃生。一條相當寬之街道，亂烘烘得誰也過不好路。

夫交通燈者，民主政治中之制度化也。譬如徵兵，莫管你家有良田千頃，莫管你是沿街乞討者，一律徵派。譬如言論，議會上各黨俱可發言。譬如當官，不管你是大舅小舅，官吏按級提昇，不得暴發。其短處在刻板，長處在公道，在使人無從指摘。而交通燈運到貴國改由警察開，也有如外國總統制運到貴國即變成袁世凱式之皇帝一樣也。

夫黃燈者，紅綠極端之過渡也。其存在本身意義不大，但其作用却在避免撞車慘禍。取消此黃燈寧非歡喜撞車乎？用之於政治，黃燈可說即是緩衝國其間之無黨無派人士也。此種人主張不夠鮮明，尤談不到積極行動，但於兩路口皆堵住龐大卡車之今日，黃燈或足以避免血肉飛濺之悲劇也。

馬路如『祇准由南向北』，則『由東向西』之交通終必在某點與之發生決死衝突，蓋迫得無辦法也。衝突起來，一二輛三輪車好解決，千百輛就匪易了。夫法西斯者，祇准單線交通之政治也。一九四〇年德敵抵達對岸，而英國下院尤為家常瑣事喋喋爭辯，是有如交通燈以紅燈示堵滿車輛之街口也，招得獨裁國家諷笑民主政治之無用。而納粹之車譬如救火車，可以橫行無阻。殊不知街上偶有救火車可以，如各車都變成救火車，街市秩序必亂；秩序亂，即救火車亦必行動不得也。此烏龜式之議會政治戰敗了毛兔式之獨裁政治之真正原因也。

而南京路上早晨祇准走汽車，則在納粹國家，亦未之聞也。此所象徵者，並非法西斯政治，而是中古時代之蠻性政治而已。

交通燈下之值日警察，掌握之權固大矣。但他果然舒服嗎？佇立在大太陽之下，東來卡車向他按喇叭，南去的三輪車也響動銅鈴。即使爲了那可憐的警察，也希望中國的政治交通趕速自動化。開救火車的先生們或以爲一旦自動化了便將「消滅」；事實上救火車爲市政之必需，而真正的自動化交通，南北東西都可暢行無阻。需要的是容忍，守法，和一顆公道心！然而中國的交通燈制已非局部改革所能爲力的了。

## 半夜三更國際夢

本週敝毛所收貴讀者來函，較前尤多。惟愚腹中有一夢，亟欲向諸君傾吐，不得已，只好改變作風，將普通談話展後，先道我夢，庶免遺忘之虞。

夫夢者，晝間下意識有所思，而夜眠織成之花樣也。因係順意識成，誇大處自難免；且因係有所據，亦未必爲絕對不可能。舍下塔太太善扶乩，愚則善夢。每夢必長，偶爾且用以預卜未來，雖不次次言中，但失牛之鄰舍因余夢言而復得者亦有之。

前晚赴民國路大公報編輯部參觀，適該報長條桌上正有男女譯電員數位，低首翻譯各通訊社來電。歸家一瓶威士忌後即就寢，不料腦中通宵達旦盡是新聞電報，冗長不斷，有如麵條。茲就記憶所及，零星寫出。各電皆係敝毛所杜撰，版權所有，與所標各通訊社無涉，諒讀者及各該社長不至誤會也。惟愚醒來通身是汗。細思之：貴國人爲貴國流血，敝毛流點汗亦算應該。

敝夢計分三段，作三更，大致爲無聲的。其有聲處（嘆語，嘶喊）亦不另加圈了。惟聲音過火時，塔太太推踢愚一脚，以示警誡。天暑蚊多，睡下好不容易，無怪她不應了。

### 第一更：一九四七年冬

（華盛頓十二月十五日聯合社電）頃悉今晨遠東和會議籌委賠償組會議席上曾發生一幕趣劇。先是中國代表以清晰流利之英語，陳述中國人民自瀋陽事變以來所遭遇之奇重損失，除性命傷亡約千萬外，計民間田園廬舍遭戰事破壞者五三七八九〇所，工廠被轟炸者三十座，約佔當時中國工廠總數百分之九十強，學校遭破壞者七五〇二所，其中私塾及野鷄大學在內。此外鐵道遭破壞者八百公里，車頭損失計九十座。但對中國民族建設工作展緩之損失尤無從估計。故無論由戰爭犧牲言，抑由實際需要言，中國皆應享受全部賠償百分之七十五，此實為中國人民之迫切要求也，諒與會諸君必能同意。於是此問題乃付諸討論。法代表認為百分之七十五稍嫌太多，中國代表立即以責難之口氣質問，法國有何資格說話？在歐洲彼則曾向德求降，在遠東，彼則准許日軍利用安南為空軍根據地，致使中國西南大後方受敵威脅，而馬來亞終致不保。此時法代表面紅耳赤，側向英蘇代表張望。工黨之英國，自歐局明朗化後，雖與法已訂同盟，與蘇友好條約亦已延長，但為顧全遠東市場，雅不欲得罪中國。美代表則極力贊成中國代表所提之數目，並謂如其他代表堅持減低，美國願將自己應得之一部份，讓與中國，以示基督教大公無私之精神。惟中國必須允許上海跑馬廳繼續掛美國旗，並可借用青島、葫蘆島、崇明島、海南島為海軍避暑地，藉為中國消除海盜。坐於中國代表緊旁之蘇聯代表連吸烟斗，迄未發言。此時徐徐將烟斗置於桌上，扶椅背而起，以炯炯之目光向全場逼視，然後以諷譏之語氣發言稱：日本加諸中國人民之痛苦固大，請問中國政黨為維持自身政權而與內戰，以致造成之損失，應由誰賠償乎？夫內戰各國皆有，然內戰

必有止境，以任人民喘氣。中國之內戰過去數十年從未停止，因此……言及此，中國代表乃起立聲明謂：本委員會所討論者係賠償問題，至於敵國內戰乃家中私事也。余認該代表有意走題。蘇聯代表乃繼曰，公事私事，人民之實際遭殃有何不同？今日果真爲『人民世紀』，則人民之損失，無論外戰內戰，俱應賠償。中國兩黨大戰，自日本投降後，迄今已兩年半矣，而中國內戰猶未獲結束，本席以爲日本如於此時對華賠償，無異挖甲坑以填乙坑。卽是苦了日本人民，亦未甜了中國人民，數目愈大，中國內戰能力愈強。爲人道計，本席提議暫緩討論日本對華賠償問題，以待中國之安定。蓋中日緊鄰，搬運便利；一旦償品件數決定，實行並不困難也。蘇聯代表之怪論發完，全體爲之譁然，明知中國受屈，但亦不知如何代中國辯駁。澳大利亞代表乃掏出白手絹朗聲握鼻，美國代表向衣袋亂摸，似在尋覓口香糖。中國代表三人，乃收拾皮包，向主席聲明退席，方走到廳門，英代表殊抱不平，乃起立以華文朗唱『三民主義歌』，正待出門之中國代表團只得駐足低首，雙臂直垂，作靜默狀。主席趁勢敲桌，請中國代表速返原席，以免擾亂會場秩序。中國代表進退維谷。此時英美代表乃擁上前去，各挽一邊，隨之法國亦爭拉一把，於是中國代表勉強還席。美代表乃起立，雙手扶於中國首席代表肩頭發言謂：中國乃美國在遠東之契友，其關係僅次於菲律賓。敵國在華既未佔有香港，亦不垂涎大連。敵國乃太平洋國，乃商業國家。敵國對華政策卽基於此二點。余對蘇聯代表之強詞未能同意。徐州昨日果爲共軍之焦土政策所焚，而國軍上週攻入延安時，其淒慘亦令人驚心動魄。但中國長期外患而繼之以長期間戰，我人對中國代表要求之總額百



分之七十五賠償，益覺有支持之必要。此時英代表亦起立，先盛讚中國文明之悠久。該代表係武器專家，故對永樂出品恭維備至。繼謂美國刮臉刀出品雖價廉，終不如英國老人牌之堅固可靠。為增進中英人民友誼，補助中國之戰後建設，敝國願與中國早日完成商業協定。至於香港問題，只要中國對英商業保證不存歧視，一旦貴內戰歇手，立即可以交還。蓋工黨之英國，深明國際大義，而香港此次已證明並無軍事重要性，蓋敝國在遠東只求通商，不擬擔負虧本之戰爭矣。此時紐西蘭籍之主席乃起立謂今日諸君發言，多與賠償問題無關，明日此時此地再聚會，並盼諸君就題發揮云。

(十二月六日國聞社南京電) 頃聞統計局方面透出驚人消息，號稱四萬萬五千萬之中國人口，實數已不及四萬萬人矣。蓋除抗戰傷亡，兩年饑荒瘟疫所損失之人口外，本屆徐州延安二役，估計性命犧牲，亦在三百萬以上。而外蒙獨立，東北繼續割據，統計損失當不止五千萬人云云。

(新華社十六日張家口電) 共黨發言人頃聲明，該黨仍抱一向擁護和平之原旨，惟如國軍進攻，必不惜一戰云。

(中央社十六日南京電) 中宣部代言人今日在招待記者席上，堅稱中樞決秉和平夙志，以政治方式解決內戰問題。不久政府並將有新提案發表云云。

(華盛頓十七日電) 昨日遠東和約籌備委員會又舉行會議，討論日本賠償問題。主席以前日與會各國多作題外之言，乃於開會之初即聲明，所有提案必須具體。美代表乃起立謂中

國國防最缺乏者，厥爲海軍。蓋原有中國之殘艦，已在江陰一役，完全犧牲。敵國抱愛華精神，乃自酌贈與中國兵船若干艘。惟噸位小或年齡老之砲艦可贈，而巨型軍艦則國會不便通過。故本席提議以原子彈未炸沉之日本軍艦化餅歸與中國，作爲賠償。登時蘇聯代表即提修正案，謂中國今日有二領袖，二京城，二軍隊，二系統，故所有賠償，本席提議以一刀分兩塊爲原則。如賠款十億，國各各五億。如化餅號軍艦，本席提議亦應平分。此時好奇之荷蘭代表乃問：如何分法？蘇聯代表坦然答曰：化爲廢鐵，然後依重量各分一半。荷蘭代表謂此足證明蘇聯非航海國家。蓋現代軍艦，爲防魚雷，內多設不透水之鋼板，即切爲二段後仍可行駛，與其化爲廢鐵，何如將全艦鋸成兩半？美代表則表示反對，謂此修正案完全違反原案本意，請蘇聯代表撤回。蘇代表堅持，於是法代表居中調停，謂不妨將艦首予國民黨之中國，艦尾予共產黨之中國。英代表急起糾正，謂輪船之精華，全在機器房，而機器房係在艦尾，如此分法，豈不委屈國民黨之中國？來自航海國之法代表，聞之赧然。此時荷蘭代表則問懸旗之桅竿究應誰屬？中國代表團實無法再忍，挾起皮包，起立聲明：中國乃統一之中國，不容他人以二國看待。中國代表認以上討論爲莫大侮辱，決意退席。此時英代表方站起欲唱『三民主義歌』，美國代表團因事先有準備，乃唱『義勇軍進行曲』，以示對中國各黨各派，一律尊重。但中國代表團終於退席。委員會則仍繼續進行。澳大利亞代表主張委員會應避難求易，暫將中國賠款部分擱置，儘先討論其他國家應享之賠款，美代表堅加反對，最後折衷修正，仍討論並分配中國應得之賠償，惟該項賠償暫時由本委員會保管，以待交還。

釀已久之和乎統一的中國。此案以十五票對三票通過云。

（十八日東京改造社電）新組閣之日本首相龜次郎對記者發表談話，謂頃已得麥帥同意，日本無擔任中國內戰損失之義務。惟中國內患不已，日本殊表同情。苟中國當局方面同意，擬派遣救濟隊多人，赴中國內地從事戰禍救濟，以華南為範圍。本社記者頃往訪中國代表團，據謂中國遭受日本浪人之蹂躪已久，目前絕無接受之意云。

## 第二更：一九四八年秋

（十月二日聯合社戰地記者青島電）國共鬥爭現已進入三十年頭，為紀念此歷史上可貴紀錄，國共雙方刻已議定作一次更精彩之表演。連日雙方調兵遣將，好不忙碌。共方以黃河及太行山為水陸兩道天險。決發展擅長之遊擊神技，專於關隘埋伏，以寡克衆；而國軍則決定使用新運到尚未打箱之原子砲，沿淮河運河向北衝鋒。共軍以撲取南京為目的，而國軍則憑其新式配備，以直破察綏，肅清長城南北敵人為目標。軍事觀察家咸謂國軍實力雖優，惟以戰場之大，地勢之幽阻，此舉亦未必能完成二十餘年來所未完成之偉業，可能是雙方換防而已。惟該觀察家繼謂，夫打外仗在求勝敗結果，敗者簽降書訂條件，即可完結了事。打內仗則無如此乾淨。蓋同國之人終須相處，即打敗亦必圖翻身，此武力解決勢必循環不已之理也。昨日共黨某中校被俘受審時，即承認為年廿歲，江西生人，父陣亡，隨共軍直退西北，在延安受訓。此次作戰，半為忠黨，半為報父仇。由此可見國共之爭已演至第二代矣。內戰

特色之二，爲對人民可不必顧慮。夫打外仗有萬國紅十字會從中督察，一旦焚殺過火，輒爲中立國所指斥。打內戰雙方既爲中國人，而戰車所過之地，莫非國土。既是自家人，便無須客氣了。故自去歲末徐州延安大屠殺後，雙方咸認爲結果圓滿，決續予採用，並名之爲『根絕敵人戰策』。現雙方俱在偏僻村舍試驗，效果如何，雙方俱不肯發表。惟自原子彈試驗成功後，所有次靈武器如毒瓦斯，細菌彈等，多已經軍火商人轉售與雙方。國方口岸固多，現共方亦擁有華北口岸數處。有時一船先赴滬卸去一半，另半即載至遼東半島。有軍火商每次運到，必平分於雙方，以示公正，亦有軍火商以三二比例分售。而國共戰事既念載於茲尙無結果，僉認本世紀內亦未必有何解決眉目，因此雙方咸囤積兵器，以便持久。現雙方俱聲言，即使中國土上已無人跡，戰事仍將支持到底，以不辜負人民之願望也。又悉共黨方面以國軍有美國公開供給運輸，謠傳該軍亦有接洽，惟發言人對此不願加以評論，僅謂：君拭目以待。現在曩時消暑之美麗港口，因有美艦在，仍是一片『乾土』，惟災民遍地皆是，昨有飢民將美軍吉普四膠輪，完全啃光。至華北已無地無烽火。有人新自泰山來，謂登泰山極頂，始知黃河已成紅河矣。蓋雙方戰事雖散於平原各地，惟有工程師築溝渠，以引所流之血，灌入中國文明發源地之黃河也。惟此種溝渠近亦有擁擠之勢。最近有建築家某，就山西窪地，引血流入成湖，湖旁植垂柳，造亭臺樓閣，湖上並可泛舟。此項血湖，決由某旅行社獨家經理，作爲雙方將士休憩之用，此亦戰時一種輕鬆點綴也。惟近長城一帶，情形則相反。舊血已乾，而新血來源並不踴躍，蓋少者當兵，老幼婦孺大抵已死光了。據聞某次國共二軍爭奪

一城。甲方子彈耗盡，打不下去，遂派人出頭提議暫停砲火，一切聽民意解決。適乙方子彈亦盡，正不知如何下臺，於是國共第一次破天荒之和諧完成矣。及入城，城中早無一人。家非餓屍卽爲亂槍打死者。嘆噓之餘，甲方遂謂損跋爲中國之國術，與其動槍砲，何如雙方攢一跋，以旅長對旅長，團長對團長？乙方因亦無子彈，於是首肯。惟雙方因軍糧缺乏，挨餓多日，脚下腕上，氣力俱嫌不足；然以仇恨過深，又不甘言和，乃雙方揚長而去，謂改日再會。此種完全無人跡之村莊，已屢見不鮮。近聞中央人口統計局宣布，中國人口最高估計亦不過三萬二千萬。優生學家咸謂此三萬二千萬人實爲世界上最優秀之人種，蓋其不但經得起寒暑飢渴，並足以抵抗新舊槍砲。而尤可貴者，爲其閉口無言之忍受，有如中古印度睡針床之修士。統計家謂，如中國內戰再打二十年，中國人口可減至一萬萬以下，則其人種必益優秀。肥田者莫如人血。中國之土地亦必愈肥，中國必爲優秀天堂矣。有人謂該統計家係軍火商人御用者，記者在此不便代爲申辯，惟中國人亦非皆糊塗蟲也。

（十月十二日合衆社哈爾濱電）中國國共戰事今日進入一嶄新階段，卽美蘇終於由幕後『同情』而直接動手矣。緣昨晨美軍傳授某團部使用原子炮法，該砲原朝向共軍陣地，惟因機關不靈，該彈誤墮於中東鐵路蘇聯路員宿舍。惟該宿舍似早料及此，樓外已有防原子光芒之網，僅焚死中國茶房數名。蘇籍職員當由窗口射出宇宙光。美軍事先因不知蘇人有此武器，故損失頗重。今是雙方俱擬使用更新式之法寶，一時國共戰爭，爲之大減鋒芒云。

（十月十三日國際社華盛頓）白宮發言人對記者詢問昨日美蘇在中國東北門法事，不肯

吐露意見。外間盛傳白宮將對克姆林宮宣戰，此消息迄發電時止，尙無從證實。

(十月十三日法國新聞社莫斯科電)蘇聯人民委員會今日公開表明蘇聯工業正積極民用工業，不願作戰，惟如他國進攻，當不惜一戰。現重工業已全移至烏拉山穴中，人口隨時可疏散。並謂拿破侖時之原始戰爭未能征服俄羅斯，迅速之原子戰希望尤少。

(十月十四日國際社紐約電)美國母親兒媳聯合會及戰爭寡婦聯合會頃在五街作廣大遊行，反對與任何外國作戰，並有國會要人數名參與演講。遊行行列前首，並有殘廢軍人拐杖參加云。

(十月十四日國際社華盛頓電)美總統頃召集緊急會議，並邀請在野數人入白宮商談。  
(十月十四日法新聞社莫斯科電)據可靠方面消息，昨夜美國務卿與莫洛托夫破例以長途電話交談，歷時半夜之久。

(十月十六日新華社張家口電)共黨宣傳部長今晨招待記者，重申中共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之原則，並相信中國遲早必走上民主之路。有人問彼對上週末美蘇衝突事意見，彼先含糊，繼謂自日本投降以還，美國對華調解雖自稱不遺餘力，而背後政策制定者，早有偏袒，我始終未便直言。苟美蘇作戰，蘇敵卽我敵也。

(十月十六日中央社南京電)政府發言人頃對蘇聯使用宇宙光線事極表不滿，謂係違反聯合國原子能管制條例。某記者詢該發言人以延續二十餘年之剿共工作何時可以結束？當答曰：政府決定內戰必用政治方式解決。國民黨俟訓政期滿，即將還政於民，此最高當局已屢

有表示者也。至黃河以北進行中之戰事，政府殊覺遺憾。惟各地將領俱有明令：即固守防地，不得他攻，然如對方動手，亦不可退讓。以往如此，今後仍將本此原則，尋覓解決途徑云。

### 第三更：一九四九年初

（一月七日合衆社華盛頓電）自前月杪美蘇元首於太平洋中途島會見後，雙方已約定絕不訴諸戰爭。蓋蘇聯埋首建國，雅不欲立即發生外戰。而白宮某派雖有此意，奈國會無望通過。過去之冷戰，半爲顯赫美國國力，半爲爭取選票。如今大選已過，經濟又露恐慌之象，實在自顧尚不暇矣。頃悉爲根除美蘇戰爭危險，月杪決由美蘇兩國巨頭於朝鮮京城集會，商討打破國共僵局之出路。此事雙方大體同意，詳則聞正在交換意見中。

（一月九日國開社開封電）昨日此間法庭開審一打破多妻紀錄之重婚案。被告人常某，被控擁有老幼肥瘦妻妾不下七十五人。今晨在法庭上彼陳述謂乃出不得已。蓋全鎮原有人口約七千，男丁佔三千，現因國共二軍征役，所餘僅彼一人，而五十以下之女子亦僅剩餘八十人。彼等咸向被告要求庇護。今因嫉妬而反將被告控訴。法官即問被告何以獨存，常某即供彼因抗日期間，曾屢次爲富人頂替充壯丁，對逃遁之術有特殊研究。計在抗日期間，彼曾以不同姓名應差十八次之多，而內戰期間，對雙方俱曾效忠，且每次皆設法逃回云。

（一月二十八號國際社漢城電）美蘇元首頃已抵此，寓半島飯店。二巨頭會議則在朝鮮遜王宮中舉行。中國國共代表亦抵此，以備諮詢。國黨代表謂此爲中國庚子事變以來最大之

羞辱。中國之命運，淪入人手，言之不禁落淚。共黨代表衣八路軍制服，但意態消極，殊無平時之精神抖擻。外間有謂美方提議國共以永定河爲南北交界，蘇方則提議以珠江爲南（國）北（共）之交界，惟兩巨頭會議較雅爾達及波茨坦尤爲詭祕。王宮四周俱有美蘇軍警佈崗。兩元首出入，汽車上俱有黑綢遮窗。截至發電時止，卽國共代表，亦尙未見到美蘇兩巨頭，故外間謠傳，殊難置信云。

（二月五日國際社漢城電）美蘇兩巨頭以中國內部糾紛爲主題之會議，頃已結束。今晚二巨頭邀請國共雙方要人舉行化裝跳舞會，以示慶賀。會議內容聞俟兩巨頭分別返國後，始克公布。現美蘇已在漢城成立一『華事管理委員會』此項文告卽由該委員會公布云。

（二月六日路透社倫敦電）頃艾德理首相於倫敦市長宴會席上發表演講，謂中英關係向來親睦，此次美蘇會議，未克列席，自屬憾事。惟會議舉行詳情，美駐英大使已隨時通知。余深信統一和平之中國，今次可以實現無疑。我對華貿易，端視該國之安定，此項安定每須外力促成。故日本壓迫，而有西安事變後之聯合陣線。今次美蘇仍抱純利他主義精神，客觀解決，相信中國福利可蒸蒸日上矣。

（二月八日國際社漢城電）華事管理會頃發表二強解決國共糾紛之方案。文首稱美蘇二國愛好和平，不忍中國年來內戰外患殘剩之人民，繼續嘗受戰禍，而此項戰禍，遲早必牽及美蘇。國共談判自一九三六年以來，不但毫無成就，反仇恨愈甚。因此美蘇決代善其後。目前解決原則，計分消極積極二種。消極方面：（一）封鎖全部中國口岸，搜查往來船隻，凡



屬軍火，概不准進口。(二)速將雙方軍隊繳械。改編為掩埋隊，以澄清中國之惡臭空氣。掩埋器具由美蘇以租借法供給。積極方面，首為成立聯合國代華實行三民主義委員會，以美蘇英法為常務理事。民族組工作為阻止任何外國人員干涉華事。民權組工作之初步，係嚴格禁止警察無故搜查人民住宅，並認真實行身體自由法。第二步為盡量減少黨報及政府報紙，鼓勵民間報，並保障其言論自由。同時，籌備大選。過渡期間，應開放政權，由各黨各派參加。民生組工作最為重要。該組消極方面：(一)調查各官辦私辦企業背景，嚴禁軍政把持生產。(二)美國自動禁止奢侈品廠家對華傾銷。(三)嚴懲高利貸，並以和平方法根據中山先生方案，解決中國土地問題。(四)停止征實，並禁止任何方式之勒索。積極方面：(一)認真辦理所得稅遺產稅及超利稅，以課富的賦稅政策，一面節制富人之購買力，一面津貼衣食住行之供給，以削減貧富間之懸殊。(二)辦理社會保險，使貧老孤幼俱有保障。如此則貪污綁票皆可消滅。(三)以全國為範圍，實施義務強迫教育，並認真辦理衛生事業，以增進中國人之健康。本會並擬設專門委員會數個，如貪奸檢舉委員會，遇必要時可聘華人為顧問，惟此項顧問必非貪奸，並持有人格測驗局之證書。舉凡親戚，一概不得舉薦。本會自即日起辦公，至中國完成民選政府，即自動撤消。

(二月七日中央新華社南京電)頃悉聯合政府有人提議以本年十月十日為中華民國之新紀元，以表示中國對民主政治之實是求是。惟專家僉認如此更動，於政府公案，民間合同之日期算法，俱不相宜。况辛亥革命畢竟推翻三歲困皇帝。民主可自今年起，日曆不妨仍其舊。

## 玫瑰好夢

竊塔塔木林不見報方兩週，竟累得各方讀者探問安全，有的甚而要開追悼會。惟言登記手續並不易辦，言語間似有請死者代為接洽疏通之意。余感激涕流之餘，深驚異中國朋友下結論之迅速而一致。以爲人一不見，非打死，卽爲綁架，未免對事太抱悲觀矣。此種古怪心理，卽在獨裁治下之愛沙尼亞亦未之見也。莫非苦戰後之中國人猶生活於抖擻戰慄中耶？夫「抖擻」精神可，而「戰慄」心魂不可。爲鞏固貴國治安，（蓋治安爲政府信譽之根基），堅定人民之忠貞（人民忠貞爲政府存在之靠山），余懇勸中國老幼國民，毅然決然放棄此種恐怖心理，庶中國不再有恐怖事件發生。夫禍患大半誕生於腦中。（未審諸君同意否？）

揣度余死者余不惱，但余殊不喜蕪湖黃君及開封劉君之揣度，謂余趁中國大好內戰興起，人民叫苦連天之際，已赴莫干山或其他紅毛消夏勝地避暑矣。苟吾塔某嗜山水甚於人間權利，或有意出家修行，則東歐之山林湖沼有的是，寺院亦非無，奈何跑至上海灘上，又喘氣爬上莫干山耶？有謂余赴莫干山係去兜售消毒藥粉，此益荒唐矣！蓋余如抵深山幽林，見草木之盛衰，岩石之依舊，必深悟人生之短暫，名利之虛無，對作生意之講價還價，勢必大不感興趣。結果山未玩成，生意亦難作好。故余謹此闢謠，余迄未離開虹橋寄廬也。

然則塔塔木林何以告假如此之久乎？此不難答覆。蓋貴國文字貴國人寫來容易，而紅毛提筆則不能那麼滔滔而來。首先條件厥爲順利之心境。吾近來心情實在不佳，而舍下塔太太亦朝夕靠萬應錠過活，公母倆不敢尤人，祇好怨天。蓋吾夫妻所住兩間小房，係在頂層。太陽山屋頂照下，本已熱烘烘吃不消。舍下小兒（年四歲半，奶名「蜜餞李子」Honey-pickled Green Sage）睡一室，吾夫妻睡一室。三口原相安無事，奈余在滬有數友，其中愛沙尼亞人某，爲人生性熱心。某日傍晚串門，彼忽曰：汝們需狗一條。次日即送來四眼黃狗一條，又隔數日，送來黑頭白尾貓一隻，隨之又送來毛兔一隻。余深恐彼有意將舍下改爲動物園，乃嚴詞聲明：以後再帶活物，幸勿進門。次日余由窗口見彼匆匆走來，手提肥鷄一隻。余欣然喚之，『請上樓來！』彼則揚長而去。

誰知貓狗及毛兔到後，舍下即不成其爲家矣，而「蜜餞李子」尤無半點平安。貓狗兔三者都儼然以「蜜餞李子」之寵物自居，然「蜜餞李子」根本未要它們。狗以先到居下，強佔蜜餞李子之床，四腿盤踞床上，拖不下來。「蜜李」（仿中國報紙縮簡法，如「行總」，）尙未抗議，而黑頭白尾之貓已不答應，後亦非要上床不可。每逢貓爪向床上一揚，穩踞床上之狗輒汪汪信信，儼謂此是我的天下。毛兔牙齒及爪雖無貓狗之利，但亦想沾光。蜜李處此境下，無法可想，乃與毛兔聯合以對付驕佔其床鋪者。余夫婦雖每見必予彈壓，並將狗由床上逐下，狗且擺尾佯作好人，有時甚而親暱地舐蜜李之手，以示愛護。但轉身蜜李已又朗聲大哭矣。余白日赴寫字間辦事，塔太太清晨則須上市買菜。在此期間，蜜李遭際最慘。以是

余家有狗，但不看門；有貓，却不捕鼠；惟整天廝爭蜜李之床鋪，致新漿洗之被褥，已扯得四分五裂。床腿亦囓得凸凹如糖葫蘆。而蜜李吃的爲貓狗搶去，睡的地方爲它們佔去，而二者仍互爭誰是蜜李的寵物，其實小主人蜜李早已成爲此鬥爭之犧牲品。吾塔家前世作了何孽，應遭此報！

塔塔家中既紛亂至此，塔塔心情自亦難舒適，所作之夢，自亦凶多吉少。惟自余三更夢刊出後，各方多不開心，有謂余太悲觀，有謂余言絕不至實現。余愛中國人民，自不願中國人民之命運如此。惟余仍堅持二點：（一）中國官員能爲中國人民福利而改變目前作風，固是理想；否則，也終不可置人民於不顧。是故國際究竟干涉與否，此決定點並不在國際，而端在中國。爲中國百年計，與其自欺欺人，何如搞得別人無從並無可干涉乎？（二）敝毛知趣，夢作至三更，卽坐起來吃點消夜，佇候天明，以便清醒神志可爲車馬交通聲音所攪擾，而與滔滔大衆一同浮入人海，吃飯拉屎，嘻嘻哈哈，混一天算一天也。余無以自慰，僅知居住中華神州之人民，誰不是如此混下去的？千萬年後的人雖想吃雙份粽子，吾殊不羨慕貴國詩人屈原之命運也。蓋余幼習游泳，深知嚙水之痛苦。况遍泊美艦之黃浦江上，儘是美軍垃圾，遠不及蒹葭蒼蒼之湘水也。嗚呼世人皆醉我胡醒？

塔塔木林本期既無夢可告（有之，皆噩夢也！）爲安慰少年諸君，娛悅老年讀者，謹將塔太太一玫瑰色之好夢奉告，或爲諸君所樂聞者也。蓋女子喜夢世界「應當」如何如何，不喜夢世界「已是」如何如何，此聰明絕頂處也。余塔氏夫婦，逢初一十五，決上靜安寺燒

高香三股，一祝中國早嘗和平之果，二祝中國走上統一之路，三祝民主在中國不再是一人可玩弄之名詞，而變爲一種個人國家生活的態度！

某晨，余方酣睡，塔太太將余推醒謂：佛丁南（余名也），佛丁南，速醒，余有好夢告汝，使汝對中國不再寒心！余揉惺忪之眼，一肚惱氣呢喃曰：不要鬧了，至少任我夜間睡個大覺。塔太太在枕上乃曰：此時天已大亮，賣粥的已敲起竹板了，焉謂夜間？余乃誦吟：『女曰鷄鳴，士曰昧旦』，翻身乃欲再睡，耳輪卒爲塔太太抓住，謂不聽伊夢，今日廚房將竟日罷工。余乃勉強睜眼，謂速講，速講！塔太太以北平胡適博士慨嘆白話文之不時興，乃以語體告余曰：

『小妹夜裏夢見咱倆一千九百六十六年一同來到中國。』

余卽止曰，幸汝是對我言夢，而非以電報拍往大公報，否則此二十二個字拍出，糟塌了十四個字之多，何不謂『夜夢念載後偕來華』？白話文之不能完全通行，有其經濟之原因在焉。

塔太太謂如再插嘴卽打嘴。余乃緘口不言。

『那時候國界雖還有，護照却取消了。咱們由巴黎聖拉薩車站上車。車用的不是煤氣，而是原子能。嗚的一聲，開出去沒多久，便到了土耳其。再一開，躍過一片沙漠，跨過波斯灣的大橋，便到了印度。我們彷彿去駐仰光的中國國營旅行社。社裏職員女子多於男子。那些職員對客人都又和藹又盡職幫忙，這一半是因爲在強迫免費教育制度下，他們的訓練好，

一半是中國官民關係已由舊王小鬼關係，改爲平等地位；還有一點，是他們待遇充裕，有假期，不比曩時枵腹從公的公務員。一見旅客便問：您是要普通遊歷呢？還是對地質、禽鳥、風景有興趣？我看到一個匈牙利蝴蝶權威，問中國的『大紅袍』種蝴蝶那處最好，那個職員毫不思索的答說福建莆田。我們是普通遊歷，祇要比較二十年來的進步。這回職員可抓腦袋了。說中國處處都進步了。論交通，各省建設廳早以認真建設爲職責，所以偏僻村鎮都是柏油路，全國各大縣都有火車。論教育，全國沒人不識字。論經濟，全國沒有乞丐，沒有赤貧，也沒有關到用飛機運水菓的人。我說，你上層的男職員能憑地位玩弄你嗎？她正肅的說，誰敢！我們是中國的公務員，沒犯刑事罪是不能撤換的。我又問政治呢？她說現在正好各省市議會再舉行年選，你何不去看看，順便也可以看看風景的不同。我說風景也不同了嗎？她說，可不是嗎！杭州雷峯塔旁已經沒要人的別墅了，北平東嶽廟碧雲寺前也不看見乞丐了，這還不是山河易色了麼？她又說，旅行社可以包：是看新疆高原？還是登喜馬拉亞山？還是坐揚子江上的遊艇？還是參加該社新組織的『文藝巡禮』？我問那是什麼？說是仿照英國辦法，在李白、杜甫、李清照、沈復、魯迅等名作家的故鄉，設有博物館，裏面除了作品外，還有作家的遺蹟。我們因爲知道這種博物館真蹟不多，說還是看看首都的競選，重遊一下上海吧！她又問，我們怎麼去呢？是坐飛機呢？（她微有惱意的說：自然是中國製造，中國駕駛的嘍！凡是中國不會做的，中國人早知道不該也不配享受了！絕不會像二十年前中航的霸王號上，連紙做的杯子全是『美國製』的。她又說，這不是國家主義，這是自己鼓勵

進步的一種有效辦法。』還是坐火車呢？

於是，我們憑號頭坐上了銀色的流線型緬滬列車，車笛一拉，便直驅熱烈競選中的首都，向二十年後的上海駛進了。』

要知塔太太玫瑰好夢的後事如何，且聽塔塔木林下回分解。

## 神遊西南

話說我塔氏夫婦，一路風馳電掣，轉瞬來到東亞西便門的仰光，就上了緬滬線的遊覽列車。這列車每隔三輛車廂，必有敞篷瞭望車一輛，四周都是雪白皮墊椅，中間裝有一排自動的吃食匣，嚼噎放入一個五分錢的中國銀幣，便有一瓶冰凍酸梅湯或一包沾滿芝麻的長壽皮糖竄躍而出。從這輛瞭望車翹首四望，便可以望見一片緬甸的熱帶風光。但見鍍金塔頂與棕梠比高，熱帶森林的蛙和驢子賽叫。森林高曠處，蠕動着自由的緬甸公民。此時中、日、韓、印、緬、暹、越及汎印尼共和國八個東亞獨立國家，佔世界人口二分之一，已訂下了君子聯盟，不但彼此要互助而不干擾，並且禁止別國在東亞搗蛋。這八國之間，每年交換土產，交換教授學者，凡該合作的，都合作。但也有比賽的事：譬如每年兩度的八角運動會，時常用電視舉行的象棋圍棋比賽，還有公共衛生比賽，請的裁判員都是荷瑞國人，不幸去年一賽，都未及格，盾牌暫由裁判員保管。

閒話少說，書歸正傳。且說中緬交情既篤，所以列車過處，緬甸村人莫不揮揚手帕。沒有手帕的，則幌動枕頭破單。有的熱情女郎，還學咱紅毛，對着聯繫中緬友誼的蛇形列車，頻頻飛吻。用緬甸話嚷着：『上有天堂，下有中華！』而車上的中國人也並不如廿多年前被稱爲『四強之一』時那麼受寵若驚，只坦然搖一搖手，仍繼續他們的學術討論。



車沿着伊洛瓦底江到八莫。（原來中國人對美國式的速度本身已不盲目崇拜了。他們也有原子能的『火箭車』，三十六小時可到上海，並不慢於歐美，但那是爲有急公的人們設備的。遊覽車上的人既是爲遊覽，所以路線取的要以風景爲標準，速度則以無損優閒享受爲原則。像當年汽車飛馳，一路闖禍，趕到電影院喘着氣看廣告坐候正片子上演的蠢事已少見了。）這時，天還沒亮，遠遠便可以看見中國邊城的燦爛燈光，輝煌在多星的天空之下。呵，咱們腳又觸到中國國土了，（雖然隔着火車的地板！）沒有了貪愚貧病變的太平世界！咱們乃興奮的擁抱起來。塔塔一興奮，在太太額上狠狠吻了一口，塔太太記起同車的還有中國朋友，臉上赤紅起來。他們趕忙寬慰咱們說：莫要停止！再接再厲！敵國雖還未與公開擁抱，但我們已明白公開抱比偷偷摸摸的抱好，公開擁抱自己的太太總比偷偷抱人家的太太光明正大。於是我們攀談起來。

原來同行的中國人中，有位姓鄒的，是人類學家，剛由柏林講學回來，對緬滇邊事，特別熟悉。於是，乃指着地面上的一座燈光輝煌，屋舍駢比的城鎮說：『二十年前，這裏原是吃人國的淵藪。從前一年只有三個月披塊獸皮，平常都赤裸裸的，腰間繫些麻藤，上面掛把賊亮亮的刀。本來這一帶只有一枝吃人隊，叫拉摩族，每季結隊出去，由酋長領着，專獵異族摩拉人的頭顱。黃昏回來，個個竹竿上挑着血淋淋的一串腦袋，有的眼睛還未闔上。於是割下五官作冷暈下酒，餘作人頭湯果腹，並有蟒鼓作樂。有一天正吃得痛快，突然跳進了大漢數十條，手持利刃，見頭則割，原來摩拉族也學會了獵頭術。從此，拉摩族和摩拉族，棋逢

對手，殺人不眨眼，成仇雖深，反而彼此存了戒心。於是，雙方都專尋找尚不諳獵頭術的良民過癮。這樣久而久之，又過了幾個年頭，良民挨殺不過，於是也學會了獵頭術以自衛。於是，這一帶由良莠不齊一變而為良莠一致。人人學得一個絕好的自衛本領，即是不分皂白，見了頭顱便割。所以子殺父者有之，妻殺夫者有之，誰也無安定日子可過。據說當時街上走路的人，莫不一手撫摸頸頭，一手持刀企圖乘隙取首級。最後倒還是拉摩族的酋長（一半因為獵頭術已非獨長，一半是因為他對自己親信也不復放心，）乃提議大家有話好說，都不必動輒砍頭，並且自動把刀由腰間慨然摘下，掛在廚房，聲明以後專為切西瓜之用。左右立即獻上木刀一把，以保酋長威風。酋長接過，登時立劈兩半，說我不給人和平，人即不給我和平；我要人家頭顱，人家即要我頭顱；何如大家好好商量？這木刀尚不足以殺雞，帶着徒招人嫉，是何存心？言畢下令立即廢除蟒鼓，改訂清笛為樂器，以平靜人心。這時剛好中國中央政府因統一而政權普及邊陲，用公開選舉的縣參議會代替了酋長制度，要強迫教育一施行，不上十年，市民已都有了高小程度，學會了職業技能，懂得了公道正義，最重要是以思維術代替了獵頭術。當地市民，因感戴當初酋長的一念之對，佩服其眼光超衆，的非常人，尤尊崇其最後拒絕木乃之魄力，乃羣舉之為市議會主席，於是摩拉族，拉摩族，摩拉族，拉拉摩族，都溶於一流，大家和衷共濟，來建設一新城市。一致宣說，『有新城市才有新國家。』

鄒君說到這裏，呷了口酸梅湯，問咱們聽了感覺如何？這時一個日本人類學家慨嘆說，

獵頭術在人類學上有它的重要地位。如今非洲熱帶森林中固還有遺跡可尋，於東方學者終不方便。中國邊疆進步，自可佩服；但對於人類學近水樓台的實地研究，終不失為一種損失。這時賢夫塔塔聽了，義憤填胸，上去就要打他耳光，而鄒君心平氣和的勸止，說不怪日本朋友。他們這種心理，實在是中國人給養成的，中國向來就是日本的試驗室。他們要試驗白面，我們就集體抽白面；他們要我們成立思想警察，我們就遍設思想警察。他們戰敗了，默歎祈禱一個分裂的中國，以容他們翻身，我們也沒使他們失望呵！現在可不同了。

這樣一路漫談着，火車便到了南定河邊。這一帶山勢嶮峻奇偉。南定河與山峯不時作捉迷藏戲，忽而失蹤，忽而又重現，蜿蜒曲折，益增風趣。火車是沿山脚而行，所以與河身保持的，也是不即不離的關係。咱們在餐車上吃着早飯，窗外山坡上的奇花異草，放着半熱帶的馨香。我們吃的是杏仁茶，燙面餃，還有一碗冰凍的奶酪，又富營養，又有味道。

十一點，火車長拉了一鼻子，昆明到了！呵，咱們二十年前不是老想看看這名城，不是沒敢來嗎？只翻看一本法國傳教士著的『雲南』來滿足！這回可看見了，牌坊呀，湖呀，亭子呀，都還存在，只是爲國家美術院（非美國羅氏基金之誤）出資翻新過。馬路比書上插圖的要光滑寬敞，街道清潔。翠湖邊上，遍是民衆博物館物，閱報室，通俗演講所的設備。講所門外掛着當日的講題是：『司法尊嚴』。火車在此僅停一小時，供遊客參觀。我們下車先到國際招待所。由所裏憑車證約了一位雲大同學來充義務嚮導。一點鐘能看些什麼呢？我們想拜訪一下市長，恰巧那天是禮拜下六午。市長看電影去了。學生聽了，看一看表，說還來

得及。我們趕到大同電影院，原來還差十分鐘才開門。市長（一位健壯能幹的爽快青年）正站在人叢中。我們以先還以為前前後後的男女都是他的保鏢，（可奇怪爲什麼腰間不帶武器，）原來那些都是排了隊買票的看客。

聽說是塔塔木林夫婦來，市長說，我雖站了半天才昇到離賣票窗近了廿碼，我犧牲不看這個影片了。（那自然是中國國產片了，爲了保護東亞電影事業，所有電影院按尺數計，每週必須映演東亞產片至少在百分之八十五。）於是，這戴了近視鏡的社會學系畢業生便由人叢中走出來了。說這真是有緣，廿年前塔塔木林給中國大公報寫文章時，他才在浦東初小肄業，小心坎便認爲這個紅毛有的是一腔赤誠。

我們問他今年貴市有何特殊活動，他說雲南大學體育場上在選一九六六年的昆明小姐，南城今天下午依中央最近頒布保障民權法令，在拍賣最後一份辦官報紙；市政府、社會部正登記最後一批失業人口，週初安置職業，以節省保險金。我問他失業的人有多少呢？他說全市人口二百萬，工作年齡失業的八十人。這八十人，也只是最近因對歐出口銳減，裁下來的。『譬如敵人的內弟，本來是西門外紡織工廠裏打包裹的，可是包裹一少……』我馬上截住說，市長令姻親也竟失業了嗎？而且幹的還是打包裹？市長厲然正色說：『包裹一少，自然要被裁下來。他因爲對機器一竅不通，又不善會計，自然只好打包裹呀！』說時，臉上無慚色，也無傲色，塔塔二人暗裏深幸中國的盛世出現！

咱們因無意出標購買中國官報，乃提議去看看昆明小姐的選舉。既有該校學生來陪，

便請市長不必同來了。市長讓了一下，見我們非常堅持，便作罷了。我們上車後，見他靜悄悄又退到後邊，由人隊尾巴站起了，塔塔心中好過意不去！

雲南大學好像是靠東北城。本想大學爲選皇后一定改扮成舞場樣子，彩綢牌坊，爵士音樂，長椅上坐了一排如花似玉的小姐，場外遍貼『不選昆明小姐即是侮辱女權！』『侮辱女權即是反動份子！』『槍斃反動份子，肅清反動餘孽！』然而不然。大學並未掛綵，只見仕女聯袂，走進大門，談笑自若的登入大禮堂。台上只一桌一椅，桌上是一瓶美人蕉，素雅可喜，椅上是一位五十左右老太婆，挺然直坐，令人起敬。鈴鐺一搖，老太婆就起立致詞說：『諸位弟弟妹妹們！今天我奉婦運指委會推舉爲主席。很簡單說，民國以前，婦女是被男子壓迫了數千年，綁小脚，講三從四德，處處不容我們婦女呼吸。民國以後數十年，婦女是被男子玩弄了數十年。被壓迫，我們終於尙知反抗。被玩弄，可就更不易翻身。因爲人總是人，穿好的，吃好的，又出風頭，誰不愛？然而這個當可上大了！於是，什麼獻花發獎，招待東洋貴賓，由我們來幹；軍政大事，公務私業，由他們男人包辦！婦女要爭平等，必先有平等的職業能力，從而爭到平等的經濟地位，使我們一樣可以拍胸脯說「大婦女，富貴不能淫，威武不能屈！」所以今天我們要選的昆明小姐，是要看：（一）那位昆明女人不論士農工商，至少抵得住一個男人？能抵得住十個更好。（二）那個昆明女人對本市福利貢獻最大。（三）那個昆明女人對婦運最賣力氣。至於像貌姿色呢，本席也年青過，也好過美。但如果單憑一張臉子，請問，這和牛馬市看肥健講鬃毛有什麼分別？』

主席在掌聲嘩然下退坐到椅子上，就有一個非常老憨的村女提了隻菜籃走上臺來。（菜籃子忙爲主席接過去。）用滇腔說：『俺要推薦的是俺的姑媽。俺姑媽本來給人當了頭，自己逃跑出來。跑到工廠裏作女工。後來政府革新，有了義務教育，俺姑媽自己拚命考，考哇考哇，考上了學校。畢業以後又考哇考哇，考入了蠶桑學校。現在在雲南，對桑葉種類知道最多，對蠶病理明白最清楚的是誰？』（臺下有人代答『俺姑媽。』）鄉女忙接說，『是嚙麼！所以昆明要選小姐，就得選俺姑媽！』

主席於是問姑媽的姓名年歲。臺下記者席有人大聲嚷：『請姑媽站起來，觀光觀光！』姑媽挺然由人叢中站起來，是個卅五六的鄉婦，衣着素樸，很靚靚地向主席說：『我穿的袍子便是我親養的蠶吐的絲，絕不是外國貨。』然後在掌聲中坐了下來。

第二個發言人是雲南婦女社會教育會的會員，推舉的是該會巡行教育車隊一個女司機的。她說：『諸位，城市裏推行社教好辦。誰也不願意去荒僻的山區辦社教。不幸滇南的公路還不是樹膠鋪成的。匪盜雖沒有了，野獸還多的是，張大嫂自告奮勇加入我們這一組，駕着七噸卡車，忽而爬高三五千呎，忽而盤旋降到山根。吃的粗，睡的苦，她全不怕。她只要什麼僱僱苗子全變成中國國民。有天晚上，汽車拋錨。我們正在就地發愁，忽然一聲吼嘯。有猛虎一條，向我們六個婦女撲來。大家都尖聲叫喊，張大嫂拍拍胸脯說，不要怕。她等那大貓向我們撲時，用修車的一把刀照着老虎喉嚨就一豁，一豁沒通，狠力又一豁，老虎大叫一聲，就滾在地上了。張大嫂還騎在虎身上大嚷：『社會教育萬歲！』有幾個男子有這份沈

靜？這份魄力？這份勇敢？」

臺下不容說完，就大聲鼓掌，嚷着：「張大嫂，快出頭！」原來張大嫂身長七尺有餘，體闊於哼哈二將，黝黑的臉上，是一片和藹的笑容。雙手抹嘴，爽快的說，「天不謝，地不謝，單謝中國營養趕上了世界標準！」

這時，好幾位婦女同時要登臺。我們看看錶，差七分火車便開了，於是，不得已悄悄由座位中溜出來。那學生嚮導堅要我們參觀一下他的大學，我們是生怕誤了首都大選，只好婉詞謝絕了。

果然趕到車站，聽到火車已經拉了鼻兒。塔塔太太拖了塔塔先生直撲月臺。說時遲，那時快，嘖嘖火車眼看出了站臺。所幸塔塔太太來了個探戈式的舞步，抓住了紅綠信號的旗桿，拖了塔塔，一個跟頭便栽進了守衛車中，把守車的嚇得張皇失色。如不是太平年月，定以爲是劫匪臨頭。

這一路，經過中國西南，跨過長江流域，可看的自然很多。惟知道讀者諸君急於一聞首都競選，途中打算儘可能不再多逗留。要知後事如何，且聽下回仔細分解。

## 二十年後之南京

且說塔氏公母倆走出一九六六年昆明小姐的競選會場，倉倉忙忙就又上了緬滬列車。擦着額間的串串汗珠，喘着氣，一路玩賞着黔滇的瑰麗山水。這時西南蠻夷不止漢化了，而且早已文明化了。然而曩時他們文化中的精華，如歌舞，如刺繡，不但保存下來，而且浸入了全國各地。一路上多少漢女穿起花衣裳，戴起銀項圈，而苗夷男女也有喜歡開了國產敞篷車在公路上兜風的，漢苗早沒有了歧異。尤其車開到苗夷絕迹的長江下游，如九江蕪湖，稻田裏開了摩托收割車的農夫們也喜歡挑起嗓子唱幾句情歌，趁了江南的疏林小橋，益增風趣。這樣不知不覺便到了首都。

中國首都的記者大約事先聽說車上載有北歐預卜家塔塔木林夫婦，所以我們剛一下車，便被十幾位記者密密包圍起來。他們每位都像廿年前的美國記者一樣，（因為中國廿年來的新聞教育受的完全是美國式的）。脖頸上各掛着一具弧光攝影機，以強烈刺目的燈光，一閃閃把我們照個糊塗。然後四十幾架照相機一齊向肩後一背，又拿出四十多冊速記本子，齊聲問：塔塔先生二十年後來遊中國，對中國有什麼感想？一個白髮蒼蒼的記者追加上一句：中國進步了沒有？又一個記者豪放的補上一句：今天到的記者，沒有一家代表官報的。官報早拍賣完了。看見塔塔不開口，又有個記者用臂肘推塔塔一下，說：下關這裏說話，絕對



自由。塔塔先生乃挽了塔夫人（這時鬢髮也已發白）的臂，抿嘴向記者們苦笑說：諸位先別急問感想罷。進步當然是進步了，但我們這遭祇是夢遊，而諸君也祇是夢境中的記者，下關也祇是夢境中的下關呀。緊逼着問，萬一把我們驚醒了，那豈不是兩無益嗎？記者們聽了很掃興，所以便散開了。於是塔氏夫婦便隨了千萬旅客連袂出了車站。沒有重行李的客人便擁到車站右邊那『首都地道車』洞口去了，我們因有柳條包兩件，褥套一條，所以喊了輛街車，直趨南京旅館。

讀者們當然想知道廿年後的南京，塔氏夫婦也有同感，所以塔塔太太擦點胭脂抹點粉，我們便攜手出了旅館，喊了輛敞蓬街車，到國殤園（舊名陵園）。出了三生門，（舊名中山門。司機的說：因為中國政治由以人為單位進步到以事為單位，而過去最被忽略的事莫如民生，所以中山門的三門洞上都寫着『民生』，『民生』，『民生』，以免為政者遺忘。）便到了一片碧綠的國殤園。這時司機的愈發高談闊論起來。所幸新式汽車已無嗚嗚聲響，所以他說話不必用力，我們聽得已清清楚楚了。一路上他一面指點着隱在密林中那些房舍，這是國務總理的官邸，那是反對黨祕書的住宅，一面又談着陵園改名的經過。原來十九年前中國停止一黨專政，實行民主以後，共產黨便在紫金山的北麓茅山上，也開始修起一座陵園。還未建成，別黨也爭佔山頭，動起工來。最後還是經國會通過，將陵園改為國殤園，此後凡是功績不在黨而在國的，經國會通過，始可殯葬此地。當時在議會裏有共產黨員某君作質問孫中山先生陵何以穩踞山坡，於是引起了一場激烈爭辯，而經這場自由爭辯，孫中山

先生在中國政治上的地位不待設部宣傳而比前更爲崇高了起來。因爲一般中立黨及社會賢達的公意見是國民黨有其各別階段。孫先生領導的是全國性的革命。他推翻了滿清，所有他的設計都是爲增進中國人民幸福，而不以鞏固黨基爲前題。所以付表決時爭執的是孫先生是國父還是黨魁。這時國民黨議員也極力着重辛亥經過，極力不用『總理』二字，結果以五百六十九票比十一票通過。（這時司機的把車慢下來，由衣袋中掏出來一團當天報紙的夕刊爲證。）

中國向來對活人不惜刻薄詆毀，對死人却向來很忠厚寬容的（譬如聞一多死後哀悼的踴躍）。而且哀悼時，總把死人捧到九天。在國殤園摸索青苔小徑，玩賞着山林廟宇之餘，我們發見了中國墓碑史上一個大革命。舉凡我們走過的國葬墳墓，武人如：張自忠諸將軍，文人如王國維，辜鴻銘諸人，墓石兩面都沒有華麗琳瑯的祭文，而遠看却類似店舖的流水賬，或學生的分數單，近看才知道一面記的是『功』，一面記的是『過』，功過抵銷，由看碑的人來判斷死者一生的貢獻，這真是科學精神的徹底表現了。可惜天色已暮，頂上的『功』『過』二字朦朧矓矓勉強看得清楚，下面刻的小字却模糊了。

晚飯後，我們還想看看南京的夜生活，所以就問侍役城裏有什麼好玩的。侍役就反問我們，要高尙的玩法呢，還是要白相？我們感到他這話不大好聽，難道我們會下流去玩嗎？但塔太太比塔先生好奇，就插嘴問，高尙怎麼高。白相怎麼白。侍役說，高尙的太多了。這裏玄武湖島上正有一家俄羅斯舞蹈班子在表演烏克蘭土風舞，國立國樂館今天有絃管樂，伴奏

張充和女士吟宋詞，國立西樂館今晚是柴可斯基的紀念節，有位七齡女郎獨奏『悲傷交響曲』。中央圖書館晚上放映科學電影，雨花台今天有辯論會，主辯周恩來對宋子文，題目是：應否徵收遺產稅。要聽演講金陵大學有……我趕忙打住他，問如果要白相呢？他毫不遲疑的說當然是『小上海』了。原來『小上海』就是夫子廟。首都整頓吏政之初，政府厲禁公務員週末溜到上海白相，以致有急公的人訂不到火車座位。當局記起乾隆當初為治療香妃的懷鄉病而建造回營的故事，乃將夫子廟一帶劃為白相區，名為『小上海』。舉凡上海的高低白相玩藝，西人酒吧，按摩嚮導，這裏無一不有。並有一座假國際飯店，五層洋樓每層有三節窗戶，成爲整潔嚴肅的首都僅有的一片風流繁榮區。近來因爲新考進的公務員多是樸素學生，而首都警察對若干暗昧事跡也不再闔眼，所以『小上海』其實也祇是吃吃喝喝跳跳唱唱而已。我們因爲火車坐得已很疲倦，演講辯論既不克貫注精神，古典音樂恐怕也吃不消，乃決定到『小上海』走走，一面也表示我們塔家對廿年前的大上海一番流連心腸。

時已傍晚。出了旅館門。首都已大放光明，太平路上的行人絡繹不絕，馬路上的汽車不慌不忙，（原來中國財富均等，坐汽車的已不復是特殊階級，而市內汽車都必須裝有速度控制器。每逾速度限制，汽輪即自動炸裂。因此要人汽車肇禍，開足馬力逃避的事已不可能了。）便道上行人是有的，但黃包車已不見了。這倒不是首都警察局長逮捕得力，而是因爲國營工業勃興後，人力車夫早已吸到工廠去了。市民購買力好，太平路上的店舖生意興隆，所以店舖不必開足了無線電比賽嘈雜了。

拐過貢院西街，祇覺一陳異香撲鼻。奇蹟呵，古秦淮河幾千年後，居然被公用局好好挖了一挖，而沿河家家有抽水馬桶，所以首都人不必在臭水溝旁尋歡樂了。大約公用局長猶恐一般市民記憶上有經年的臭味徘徊，乃在河岸栽了一行桂花樹。夫子廟已不再是座古老大毛廟了。用地捐收來的錢，市政府把廟裏修葺得乾乾淨淨，有條有理。市政府並不禁止露天食攤，祇在廟裏另闢衛生食堂，又在食攤子、拔牙補牙的攤子、算卦卜命的攤子旁，遍設通俗講員，提倡衛生，解釋醫理，闢除迷信。我們選了一家面河有雕廊的茶樓，叫『桂香村』。近着樓梯便是一塊木牌，上書：『民主首都，請談國事。』果然茶樓上有拍桌的，有擊掌的，一簇族人都談論着是非哪。爭辯的還不限於中國本身的事。我們驚訝中國的博大胸襟。

第二天早晨，我們睡到太陽上了窗台才起來。爲了不混亂看官的眼神，在下就不提夢中之夢了。夢的其實是廿一世紀初的中國。正夢着，忽爲一陣咚咚樂鼓吵醒。披上浴衣，撲到窗口俯視，但見一隊整齊隊列走過，都是現役軍人。每人肩上插一小白旗，樂隊後有一白布橫楣，上書『軍人堅決反對優待。』小旗子上有的寫『同是國民，何必優待』，有的寫『我乃保民，奈何傷民』，有的寫『羊毛出在羊身上。』塔氏夫婦沒等吃完早餐，便出門看這氣象一新的首都了。

衛生清潔以外，首都給我們的第一個印象是交通警察偶見，街上却極少兵士，尤看不到駭人的刺刀與手槍。不但文化機關如中央圖書館，音樂廳，中央研究院門前已無殺氣，就是

中山陵譚墓裏的諸英靈也早不需凡人帶槍保護了。至於當政的首腦，自認是公僕，自問無虧心事，不但出入簡從，邸舍外的樹林中也不須埋伏。我親眼看見當今軍政部長（廿年前一名伙夫，憑能力昇起的）在太平路上一家字畫店裏玩賞一幅宋人畫卷，出神得幾乎忘了閣議。在這競選前夕的首都，市內招貼板上標語是滿了的，（限定每候選人每板上不得超過兩方呎），偶爾且有裝設喇叭形放大器的汽車馳過，車上有競選人在演講，但一般說來，是異常的安靜，絕無南美或中東那種動輒放槍的蠻舉。這根本原因是中國廿年來的安定，已建立起一個穩固，敏快的公務員機構。這機構是超黨派的，不能輕意動搖的。所以一黨下台，一黨上台，變動的是部長次長，變動的是大政方針、但廳長科員門房，祇要考勤成績好，是誰也動不得的。因此中國政府如同一輛汽車，競選的祇是誰來司機而已。司機的却無需自帶車身，自配零件，自己訓練清道夫。

南京中心區，說大變化也未見有多大變化。中山路已不能再寬了。外交部那片刺目的陰丹士林布簾倒是換成比較和諧些的栗色了。因為政府對高利貸早已嚴禁，所以銀行對民屋建築的投資，大感興趣。堂堂首都，一邊鬧着房荒，一邊市區遍種白菽玉米的古怪情形已不大見了。城內的起伏山坡上蓋的都是各式樓房，其中不少是由全國合作社建蓋的，會員可以分期付款，十年八年便可買一幢房子。但有一個重要變化不可不提，那便是『新生活運動』的轉向。所有當年那些『禮義廉恥』大道理都沒改，也無須改，不過從前是希望人民實行，而今日却由官員做起了。隨着這一改，『訓政』兩個字也有了新的涵義。從前是政府不放心人民

的自治力，所以要先訓一陣。然而民國以來，中國的毛病是官員們做的是民國的官，心裏却還是專制時代的心理。所以對天子的阿諛，奴性，欺瞞，偶像化，一點沒有改，而對人民的作威作福也還照舊。新的訓政是由爲『政』者諸先生們『訓』起。一面鼓勵他們對自身人格的尊嚴，一面提醒他們對人民負的責任義務。這一來，人民大感『新生活』的德政，遂羣相效法參加了，因而這偉大運動不脛而步入了民間。

走過中山路國民黨總部，看見門外站滿一排男女青年。塔塔當即下車趨問，原來這些青年都在等候領到一紙黨員請求書。我們問他們填完請求書就可以入黨了嗎？一個中央大學的畢業生很沮喪的搖頭說，他請求了已快兩年，還沒被錄取呢！因爲做一個黨員，不但身體要好，能吃苦；學識要好，並且品格也要好。身體學識好考驗，然而品格的測驗則需時日了。國民黨因吃透了敗類的虧，所以牢守甯缺勿濫的政策，對請求入黨者抉擇嚴於任何政黨。一定要知道這個人能合得上該黨自倡新生活的水準，才肯准許做『候補黨員』，以三年爲期，期間如果行徑不合，仍可取消黨員資格。如果期滿合格，宣誓時得聲明『余以人民利益爲至上，國家利益爲第二，黨的利益爲第三。』我聽了覺得真太費解了。乃再詰問他，費了這樣牛大的力量，你究竟有何好處呢？那學生拍拍胸脯說，誰不願當個建國歷史，博得人心的政黨之一員呢？

但爲了試探這小夥子，我故意還問他入黨以後有什麼實惠呢？是有軍隊保護呢？還是每月可以關點津貼，掛幾個虛差？他聽了臉漲得如一赤色豬尿泡，說久聞塔塔先生以知華聞

名，原來你擅長的是辱華呵！國家的元氣，正在乎丹田一股悲天憫人的崇高理想。如果都來貪圖豐衣足食，不但黨將破產，國亦且將不保！軍隊嗎？十九年前便都已交出了。津貼？他如當了黨員，每月還得將所入獻出百分之五來。有此舉，不但黨費不必由國庫裏籌，而且黨員的忠誠也可以確定了。至於官嗎？每五年大選一次，即使本黨當政，也祇有部長次長幾十席缺，中下級公務員是超黨的，終身的，可以按功過年齡淘汰，却不能因位置黨員而任意遣散。可是幾萬黨員，那能都做部長次長？聽了這小夥子的話，再望望隊列的踴躍，我才恍然中國已不是二十年前的中國了。

走過上海街美國大使館，看見石階上有麻雀數隻啄食。遂上前遞個名片，說塔塔先生太要見馬帥，裏面回答說，難道先生不知道馬帥因調停中國紛爭成功，全美認為力勝移山，早做過美國總統了嗎？於是我們要求見現任大使，探求他閣下對中國政治的意見。大使祕書出來，很謙遜的說大使在午眠，在補二十年前馬帥司徒二使所失的眠。至於對中國政治，敝館職在外交，對駐在國的政治焉談到意見？還是請移步到中國內政部去罷！說完大使館的門便雙雙闔上了。我們剛走下來，麻雀哄的一聲，由樹梢上飛下，又繼續啄食起來。

這次南京競選的是市參議會議員，然後再就中選的各黨，來推舉市長，各大黨在這種市選舉場合，爲實事求是，多以派別出現，如農業改進黨，強迫教育派，振興工業派，肅清貪污殘餘派，心理建設派，社會保險派，公共衛生派，其選舉方式，在中國是一大進步；但在來自歐洲的塔氏並不覺得稀奇。所以坐在市府大禮堂，我們諦聽各派代表的講詞，宛如參加

一個辯論會。偶爾也有特殊生動的講員，如公共衛生派的楚君，一開頭即說：『二十年前，南京這首都重地，是全國氣味最臭的。』台下哄然笑了。他趕緊莊重的補一句，『我並不是說人臭，或是官員擺臭架子。那也有的，但不在公共衛生範圍之內。兄弟說的是南京這個地方臭。譬如這座堂堂市府，當年便在最臭的區域裏。現在全市毛廁是有了，但如果我當選市參議員，我就要把全市毛廁都改爲水沖式。諸位，咱們這國家向來是喜做自欺欺人的事。屎撒在土地上，然後蒸成了汽，四散在街上，飄進住屋。飄進飯館，還不是要吃到肚裏去？』

我們沒等得及計票結果，便又趕到明故宮，改乘垂直昇降機，向上海飛去了。

由空中，我們祝福了朱牆碧瓦的南京，默禱二十年後這夢境可真實現。



## 新舊上海

南京到上海，路途雖不能謂遙遠，但地面上却多的是湖沼園苑，其中真是變幻無窮，非要凌空而看，不能觀出其妙處來。湖沼中多精靈，有的忽而由蝌蚪搖身一變而爲巨蟒，也有由巨蟒又縮爲蝌蚪。機緣，本事，和龍王的悅心，自然左右着一切。乘在垂直飛機中的塔塔，自離了南京明孝陵，便一面擷着初秋碧空的朵朵雲花，一面俯瞰着京滬地面上的蒼生變化。誰知這麼一盤旋，竟逍遙了兩個月。雙十節那天離開的中國首都，到了黃浦灘已是初冬了。

塔塔飛到上海機場，乃以烟斗在機壁上敲出電碼，說「紅毛來也！」心想下面電台一定報以『歡迎速降』四字，升起綠色信號；不料地面航空站長認定了塔塔是陳納德的飛虎大隊捲土重來，所以回電是：『侵我空權，未便接納。』塔塔與站長往返爭辯，但地面上的華人吃洋虧太多，死也不准降落。機場附近住民，甚而祭起蒼帚麵棒。塔塔一看指針，汽油已快告罄，所幸是垂直昇降，就放棄『檢閱儀仗』的大典，還是改在南市降落。由上面看準一片空地，飛機閉了汽門，徐徐下落，誰知不偏不斜，恰恰落到住宅區叢中一灘垃圾上。開開機門，脚下是一片蔥頭蒜葉，狼藉滿地。塔塔夫婦大吃一驚，趕緊掏出手絹，一手堵了鼻孔，一手提了衣襟，匆匆邁過「衛生丘」。

穿過一條狹窄無陽光的弄堂，（堂裏遍是噴噴的蘇灘雜着麻將聲，忽而叮噠如雷，忽而刷刷如雨。兩邊牆上地下滴着的盡是黃色人流。）便到了大街。行人道上，果然找不到半個攤販，而電桿上貼的是醒目標語：「整頓市容由大街做起！」或「市容第一，衛生第二，民生第三！」等字樣。塔塔夫婦正在莫明其妙時，（心下却老大不舒服，）忽然看見街角有白衣看護模樣者抱了一筒竹籤。便道上站了一串人。我們好奇的湊上前去，祇見人隊裏，個個面黃飢瘦，咳嗽不止，正按次序在抽籤。那個男看護隨貶着各人抽的籤，隨嚷：「出境！」「留境！」「出境！」「留境！」塔塔在人羣中望到一位白鬚長者，便屈身打了一躬，請問他個究竟。老者說，這是上海市政一個特色，便是用抽籤來解決社會不良現象。二十年前，人力車便這麼抽沒有了的。妓女也一抽二抽都從了良。如今這一帶患肺病的太多了。市政府正用抽籤辦法來減少這種不健康的人口。塔太太聽了不服，說肺病麼，是因為營養不足，陽光不夠，那能用抽籤來治？那長者摸了摸鬚子，翻了幾翻白眼，說「人力車夫和妓女還不是因為整個社會營養不足，陽光不夠？然而一抽二抽居然抽沒了，嘻嘻，這是我們中國的天才！」

塔太太不服，還要分辯。但老人早已掉過頭去，很專注的看抽籤去了。另一個路人去緩緩說：「上海是國際觀瞻之地，市府不願你們洋人對敵國有病夫之感，所以這實在是必行之政！」

看過昆明南京那樣理想流線型新中國後的塔塔，自然對老上海大感失望。這時我們沿着

阜民路向北走去。先到塔塔所喜愛的城隍廟去逛。廟裏人山人海，熱鬧不減當年。大約逛廟是人之天性，並未被時代所消損。一進廟門，正是一場耍猴的。藍布蓬下擠滿了閑人。尖瘦猴子乖巧的佇立場中心。老闆啞哪一聲鑼，便三跳兩跳，跳到木箱前，掀開箱蓋，抖擻出一襲繡金的衣冠。啞哪又一聲鑼，猴子披在肩端，便儼然是一員大官了。於是老闆摘下帽子，向閑人討起錢來。

一片食攤過去，便是一個武術班，正練着「人塔」。是以三名彪形大漢爲底，他們肩又立起三人，三人上又立起兩人，兩人上面還站着一個人，脚下顫顫，手却作成黃天霸英武姿勢。這時三個彪形大漢之一，嫌肩壓太重太久，想撤出來，那其餘八個藝人都一起叫嚷『使不得』，那黃天霸嚷得特別厲害，說『我爬得這麼高，都是你們擁起來的呵！』

最清冷是摔跤攤子，塔塔在歐洲本愛着摔跤，如巴黎的吐魯斯對捷克的馬爾可，回憶起來，還是平生最有聲色的場面。然而中國的摔跤塔塔看不慣。因爲（一）摔跤需要光淨場面，雙方都着了鮮明色彩的短衫，事前有人擦火酒，餵牛奶，而表演人動手前必先揮動一下壯大胳膊。中國的跤是摔在污穢泥土地上，兩邊穿得都甚襤褸，雙方營養不足，只是程度之別而已。因此未動手，觀衆早起了憐恤之感，多事的甚而要犧牲票價，勸解和好。（二）歐洲摔跤有規矩，既倒了的不可再打；幾番失手的，也會點頭認輸。中國的勝將在摔倒了對方後還得再踢幾腳。而對方也永不認輸，喘氣爬起來再幹。因此雙方喘息着拚來拚去，既無摔跤道德可言，又永不見真正輸贏。中國逛廟人不照顧這種不倒翁式的摔跤攤子，原因據說非

常簡單：膩了！

魔術攤子上也在起着騷擾。原來魔術師事先在人羣裏安插了自己的人。臨時借帽子，驗筒底，澆水，點火，都是他自己的夥計。觀衆沒看透的，還喝彩魔術師的本事。有一個給拆穿了，於是魔術師的夥計們爲了飯碗上前揍去。

然而廟中正殿鍍金的城隍爺却坦然蒙着塵埃坐在那裏，毫無表情，好像說，猴子，賣藝人，魔術師，儘可來來去去，我城隍畢竟還是城隍呀！

由老西門沿馬路向東行，漸漸看到一種奇異服飾。愈靠十六舖愈多。他們上身穿的是歐服，黑色硬殼帽，襯衫，領帶，然而下半截却是舊式褲子，絲腰帶，褲口纏着緞帶，脚上是皂鞋。這些人說話，每句十個字必夾四五個歐字，而且大半是歐洲商人用的土話。他們因爲代代做的都是買賣，所以商人習氣不免重一點。但因爲他們經營的，是替洋人買原料，所以一切都以侍候主顧爲原則。對於一切『洋』的是另眼看待。然而洋音樂家如貝多芬，洋文學家如莎士比亞又與他們無緣份。那些既不能裝箱販售，在國際市場上又沒有批價，其價值，在他們眼中，遠不如一聽罐頭花生米。他們上半截「洋體」是爲應付大班的：機警，敏銳，相當的不講情面；那下半截却深深埋在國粹裏：姨太太，人參白木耳，甚而偶爾一口鴉片烟享受，以及逢節送禮，遞片託情等中國處世奇方。他們可以說南京條約的重要副產物。兼有了東西方應付本領，無怪乎二十年後，偌大中國變了形，而買辦先生仍蟠踞在十六舖一帶！

看到了買辦的大腹便便，再看到一路上三分像人七分像鬼的露宿者，和赤腳袒背的碼頭

工人，塔塔深深詫異中國二十年之白混。

但是黃浦江的情景真可令人興奮了。對着舊法大馬路，是一條三萬噸的重巡洋艦，桅竿上飄着無黨無派的新中國旗。聽說它是去年吳淞造船廠完成的，艦長是蘭州人。另外還有中國驅逐艦，大小砲艦都伏在江面上，遙遙虬江碼頭似乎還泊了一條軍艦。這時，一條印度共和國和國的兵船適緩緩駛入。船上據說載着訪華的印度政界元老尼赫魯。中國巡洋艦上。這時水兵排成雪白一條，爲首的銅樂隊奏起印度國歌，奏畢，印度兵船又報以中國國歌。岸上的行人都舉臂歡呼。

塔塔夫婦登時感到莫大興趣，把垃圾早忘個乾淨。感嘆着印度二十年來的政治進步，實由於印人對回人的容忍到底，處處保證並不想把少數吞嚥下去，總算甘地老頭子沒白挨餓。

中山路上，突見一塊標石，建在馬路中心。一邊寫着：『由此往南，爲舊上海博物館』，一邊是：『二十世紀之上海』。原來剛才的垃圾，抽籤等等，都是博物館的展覽品，這個近於惡作劇的玩笑可開得太大了。近一看，標石上面還刻有三行小字：『老上海者中外垃圾之聚合物也。論交通，五十年前已有高速度工具，然其民間文化之低落，習俗之惡劣，有甚於僻遠邊城者，故改良上海非二十年所克成功者也。本市府爲尊重落伍份子之墮性，並爲我上進市民之警惕，特闢南市爲博物館，一切仍其舊，以爲我新上海之對照焉。』讀畢塔塔仰頭一望，忽覺天空也以這標石爲界，畫成兩個顏色。以南，是一片濁黃，以北，是萬里晴藍，宛如海洋上的分水線一般。俯首一看，馬路畫得比二十年前租界與華界尤爲明顯。一邊有個

十二歲的頑童，滿臉尷尬，正追着一輛載煤卡車在偷檢煤屑。一名揮着警棒的巡捕，正追在後面，亂打孩子的頭腳。在界限那邊，一個同年齡的孩子，穿着黃色童子軍制服，背了書包，正由一名警察挽着手過街。塔塔趕忙撲上去，問那孩子是誰家子弟。孩子以斥責的口氣說：我就是那個偷煤的孩子呀！那個才是真我。

這時塔塔爲孩子說個怪，恍惚間似要返回意識界（那多悲慘呵！）幸虧有個穿藍絨制服，頭戴圓帽的人趕上前來。他帽上寫着『新上海導遊』，下面還有個『9』字號碼。不用說，是來兜生意了。

這種導遊人，大抵都備有汽車。我們上了汽車，便向市區馳去。由車窗外窺，看見橫跨在黃浦江上是三座鋼橋。浦東那面也是高樓林立，江上原始的帆船不大見了，只是一艘艘的遊艇，有的漆成銀色，有的是朱黃，把灰黯的江面點綴得很美麗，最雄偉的南京橋，正與舊南京路成直線，橋上有高架電車，底層中間是汽車道，兩旁沿橋畔是行人。這時正有一叢少年，爭用饅首道海鷗。那些白羽海禽成羣盤飛，啾啾叫着，由少年手中銜起食糧，橋上千百車輛規則的前進。照市府辦法，車的喇叭聲已由尖銳的呼嘯變得富有耐性的低吟了，而行人與車輛既有欄杆隔開，司機人也不必嘟嘟不停了。但導遊人說：上海最大的變化還是坐汽車的與走路的已沒有了懸殊的社會階級之分。在大量生產下，每個工人或小職員都可用分期付款辦法，以兩三年的積蓄置輛特別設計的「平民世紀車」。正說着，就有個工人模樣的把車開進空場來。我們趨前一看，車裏正走出工人的妻子和兩個孩子。女人穿着花布褲子，

手提着食籃。

『因爲人人可以有汽車，汽車就失掉舊日的威風了。』導遊人似有慨歎的說。

導遊人於是走下車來我們也隨着下了地。這時南京路角的地道車站口正擁出一簇短打扮的行人，是浦東工人坐車由江底過來的。導遊人指着沿街的建築，用江北口音說：「那是國家二醫院，二十年前原是美國海軍指揮部。今晚有富連成演新編的『火燒長沙城。』那座有屋頂花園的是大公報館。今天七樓禮拜堂舉行讀詩會，有國樂伴奏。那座尖塔形的高樓是社會保險部上海分處。全國各城都有他們的機關。上海沒有乞丐，沒有小偷，沒有失業遊民，不是警察彈壓有功，而是人人不必擔心餓死凍死了。」這人像位社會哲學家那麼加着註解。

說着我們便踱入了外灘公園。草坪上這時正有一圈圈人羣，圍了激昂的演講人。一位戴近視鏡的老先生哆哆嗦嗦的站在一隻袖珍講台上，正指手畫腳的講。脚下木板上寫着『大同促進會』。一個二十歲左右的青年在『新共產主義』的布旗下也在嘶嚷着。一位三十開外的短髮婦人在演講『兒童公育』。聽衆有的揚聲質問，有的背手靜聽，有的不住鼓掌，有的正要走開，是完全自由的空氣。人叢中還有賣小冊子的。什麼「優生」「階級鬥爭」「生產國有」「馬可福音」，都在推銷着。園警只背手往來看望，有時自己也聽入了神。

靠着一顆大榆樹，我們碰見了那輛『平民車』的主人，這時大小一家正舖下一塊毯毯，席地而坐。主婦正在打開油紙包，分配野餐食品。塔塔走過去同男那人搭訕，才知道他原是浦東鋼鐵廠的工人。每禮拜休息一天半，今天剛好是半日工，特帶家人來野餐。從他知道了

中國施行了強迫教育已將十七年了。看到他胸上佩着『工會會員第××號』的徽章，問他這工會可是社會部設的那模範工會？他哈哈大笑說，工會是工人的組織，豈能由社會部立？問他工人的組織一定就不免搗亂吧？他說，肚裏有飯吃，孩子有學上，國家有希望，有體面，那個搗亂是烏龜！

塔塔二人看見工人家庭咬起包子，自己肚子也發餓了。導遊說，中國好館子在北平，好廚師在四川，但講風雅可屬上海了。美國副總統，法國交通部長，都照顧過馳名全球的上海食攤。隨說我們隨上汽車。一拐圓明園路，遠遠便看到沿着蘇州河一片各種顏色的帆布篷，篷下擺的都是一排排的藤桌藤椅，穿了白制服的侍役托了漆盤往來招待。桌椅間還雜陳鮮花，牆上還有猜謎燈虎，繪畫展覽，聽說這些攤子本來都是沿街兜售的小販。市府飭財政局以低利息借他們筆款子，分期攤還，來大大擴充。衛生局來監督清潔，教育局也趁機會大大推廣藝術教育。食攤有的是以拿手好菜出名，有的却因有名琵琶手奏樂，或有名刻印家當場表演。最特色是上海文人大多薈集在此。譬如，著名的國畫家黃晴雲及其門生便多集在涮羊肉攤上，以長篇小說『裁賊』知名（已有十六種文字的譯本）的孔良先生每天下午必在酒釀九子攤上邊吃邊寫，袍子上浸得盡是酒釀和墨水。獲諾貝爾獎金的中國石雕家瞿之玄先生專好吃炸臘腸。但吃是小事，好是蘇州河上的一派風景。市政府的樂隊又時常在河邊樹蔭下奏樂。導遊的以為這是上海獨有的特色，（還囉哩囉嗦說是「血」換來的呢。），殊不知百年以來，歐洲文化首都的巴黎便滿街都是露天啡咖館，其中，如 Monparnas 的 La Coupole



在歐洲文學史的地位殊不低於 Viardot 夫人的沙龍。

吃完了烤鴨和酒釀以後，天色已漸晚了。我們付了導遊人的酬資，便到乍浦路拜訪了一位猶太籍的老友。想不到他仍然還在！二十年前，除了哈同，沙遜兩家，上海灘上的紅毛中，他是數一數二的了。有的說，他比哈沙都更有錢，因為他有美奧雙重國籍，那時，美籍佔先，所以享到了不少的便宜。

見了老朋友，他自是又驚又喜，然後彼此抱頭數了一陣白頭髮。等談起這廿年的境遇，他不住搖頭，說：『塔塔老友，你的殺蟲粉銷場怎樣？此地可已不再是投機者的樂園了。這簡直不是闊人住的地方！』隨說隨嘆氣。塔塔夫婦老大不解，問他可吃了什麼虧？老朋友撒撒古思說：『看，所得稅，超利稅，遺產稅，好像他們非把我的汽車由五輛減成兩輛，把我的存款由百萬殺成十萬；把我的兒子由坐享其成逼得自食其力不可！高利貸不許，走私不許，傾銷不許，這個不許，那個不許，從前許的全不許了！斂了這麼多錢幹麼？塔塔你聽：津貼建造平民住宅，補助義務教育，蓋醫院，圖書館，這個壞政府，專為大眾設想，專和我這般商人作對！你說可氣不可氣！』說着他臉發慘白，不住咳嗽起來。

塔塔一面暗暗搖頭，一面又安慰他說：

『撒撒古思，撒撒古思，你不宜於住在二十世紀的上海呀！為什麼不到博物館那邊去住？』

撒撒古思抬起頭來說，『我何嘗不想呢？彼得張也同我提過了。說那邊的當局對洋人還

不忘舊情。可是——可是聽說那博物館沒多久就要拆改合併了呢！」

塔塔見撒撒古思由抽屜裏搬出一堆財政部直接稅務司的通知來，趕緊站起來告辭了。

這時轉了一天，塔塔兩人已疲倦不支了。就在萬家燈火齊上時，走進了旅館。剛想休息，突聽到一聲警笛。樓梯間有人嚷『地震了！』又有人嚷『原子彈爆炸了！』又有人嚷『地球碰上火星了！』塔塔登時嚇得推門想跑，推了再推，門推不開。這時塔太太安閑的對鏡攜着頭髮，似乎毫不理會，塔塔想嚷，糟了，嗓子啞了。乃用全力死推。

突然，門推開了。

沒有門，原來塔塔跌下床來了。塔太太也醒了，屈身問：『親愛的，你嚷些什麼？那麼大了，睡覺還又踢又跳的！』塔塔扒開惺忪之眼，問太太可曾同遊二十年後的昆明南京，在蘇州河畔吃烤鴨？塔太太抱怨說烤鴨倒沒吃到，怪塔塔夜間啃了她的腳鴨。

夫婦正在爭辯是夢是真時際，窗紙上突有一魅魍黑影，似是穿了軍裝攜槍者。黑影以槍柄在窗櫺上重重敲了一下，乾聲警告說：『喂喂，混賬，不許做夢！』權威的咳嗽一聲，就又移過去了。

窗紙上又有黑影了。輪廓像塔塔小舅都米西林，又像英國鄰舍安諾德，總之，是個「紅毛」。黑影嘴巴上含有一隻烟斗。他用烟斗在窗櫺上敲了一下，說『一點兒也不新鮮。地道車，所得稅，平民化市長，歌劇院，工會，強迫教育，五十年前西方早就都有了。要做烏托邦的夢，得比現實進一步！』

塔塔躺在床上，做了這場大夢，已疲倦極了，實無力去分辯。伸手拉開窗簾，一看桌邊日曆，上面寫着：『一九四六年十二月十日，星期二』，門縫底下，開電梯的早已塞進一疊報紙來。報紙外面已陰濕了，本能的呢喃着：霉雨的上海。

## 附錄一 來函選登

塔塔按：「紅毛長談」刊出後，每日讀者來函很多，有之已成黃花，有之則意思重複，尙有之不便刊登。茲檢典型數函，印在此里，以不負寫者一番善意。祇各函發表，未得原人同意，不好將其真名標出，一律代以××，亦君子「愛人以德」之意云爾。

一九四七年二月

### 一 請教數點

塔塔木林先生：

敝民（民者何？僞民也。僞民者，曾爲敵僞治下之順民也。敵者，謙詞也。）幸於廣島投彈周年之日捧讀大公報所刊尊作「紅毛長談」，不勝佩服。第一佩服閣下（閣下者，外交文字中除陛下以外最尊貴之稱號也。閣下既係紅毛記者，自應依照親仁善鄰之義，以最尊貴之稱號稱之。）肯於百餘度之高熱中，不去睡席夢思，飲荷蘭水，乃作費力不討好之對牛彈琴。（牛者，牛馬也，言中國人蠢如牛馬也。琴者，樂器之華貴者也，言紅毛思想之高妙也。）第二佩服閣下雖有十年的集中營生活，却能於最短期間明白許多敝民所不知道的故事，尤其是涉及敵國的若干故事，以閣下運用敵國文字，除若干不緊要所在略嫌生硬外，大部分實恰到好處，而對於敵國事物人情認識甚清，頗疑閣下含有某種程度的中華血統，亦即敵國愛國之士所喜稱之炎黃神胄，否則不能言來如此之親且切也。敝民僻處華北淪陷之區，八九年來鮮聞外事，偶有所傳，非掛一漏萬，即距事實過遠。勝利而後，抗戰精神，變更方向，報紙所載，真僞雜陳，區區小

民，更不能辨認。大著肯以若干不易聞，不忍聞的故事見鑒，此不能不感謝紅毛記者雖無治外法權，却受破格優待之賜也。惟仍有少數事實言之過略，擬請閣下詳爲開示，故不揣冒昧，謹導大公報編者附識所囑，奉函求教，尙希不以僞民見棄，則幸甚矣。

(一)大著云紅毛記者所經之地滿城懸旗歡迎，小學生排隊吶喊，一若受政府主使，而一旦紅毛記者措辭不恭，又不准其發電報。按敵國對於外邦遊客，向例一致歡迎，抗戰以來，對於外邦多所借重，自然親善之忱更與日俱進，若不懸旗，如何表現，惟因一般商民消息不靈，地方警察不免隨時提示，並無他意。譬如敵地天津市民所懸國旗最近經過警察指示，已然整齊劃一，其實警察何嘗強迫商民必須購買新旗，以便從中漁利，不過每一國旗須經警察審查合法始准懸掛耳。敵民所不解者即小學生排隊吶喊一事。就淪陷區已經往驗而言，小學生列隊歡迎以「敵」「僞」大官爲限，且僅小地方爲然，若大都市則向不勞駕，因小學生嬌生慣養，不甚率教，不如保甲及同業公會易於召集也。不知閣下會於何地受此特別優待？至於不准發電報者，絕非因其措辭不恭，蓋恭者乃敵國人所以待外賓，古人稱之爲懷柔遠人，非所以責於遠客者也。必其措辭有誤會之處，始勸其緩發，以待修正，敵國歷史較久，文化較高，有所謂指東說西，指桑罵槐等事，所言與所行不能死板板的一致，心與口更不能始終如一。外人到敵國不久，不易參透此中奧秘，最易發生誤會，害人不淺，敢請閣下轉達紅毛記者諸君，如訪得重要消息時，切不可直言事實，最好效有些人的辦法，談談天氣，論論溫度，準能避免麻煩。

(二)大著所云前年昆明某大遊行，歐洲某國派訪華團來看民主模範，以及哈佛耶魯等大學拒收受了訓的中國學生等事，敝民毫無所聞。(尤以所用「某」字，令人回憶抗戰前報紙上所用的某國，以及抗戰後報紙上常見的某方，極感不快。)茲拜懇閣下逐項說明以釋羣疑。閣下雖存心忠厚，爲賢者諱，然而事關敝國名譽，不忍不言。

此外有一事應向閣下申述。大著論及有人以爲聯總物資分配不均，由於救濟品如奶粉，舊西裝等不適於中國窮人。殊不知敝民所聞所見並非如此。譬如敝民天津方面所散發之舊西裝有許多件長短頗適中國人服用。因此有無識之徒以爲街上所遇之盟軍百分之九十九是身體魁梧，而所捐衣服竟如此短小，且有係以紙繩織成者，乃疑爲係日人所贈。而奶粉亦有改發豆漿者。（此事會見最近半月內之報紙。）足見敝國對於聯總運來不適用之物資已有巧妙辦法，使之適用，是即敝國古書周易所說之窮則變。至於分配問題是不均，究因何故，敝民不在其位，恕不置答。

至於大著「交通燈的啓示」一節，以爲紅綠交通燈以外之黃燈能使避免撞車慘禍，以此譬喻敝國無黨派人士可爲國共兩黨間之緩衝。然則閣下殆同情於敝國政治協商會議中之無黨無派人士乎？不知沒有撞車慘禍，不知黃燈之重要。閣下雖熱心於曲突徙薪，究竟焦頭爛額者易於受人崇拜。所謂英雄鬥士，均屬此輩焦頭爛額者。必待人人焦頭爛額，始識曲突徙薪之真價值也。

上海縮中外交通之衝，居斯地者最聞易於廣博。惟自「九一八」以來，華北久有特殊情形，淪陷之後亦與江南不同，自政治，軍事，以迄經濟，社會，教育諸方面無不皆然。日人投降，行將一載，而敵僞所遺留之痕跡仍值一觀。深望閣下抽暇北來，敝民當長期懸旗以表歡迎之意。（如去秋之歡迎國軍。）敝民今日所見僅至第二段，第三段以後如有需請教者，將陸續奉函。謹此布達，順祝撰綏。

僑民頓首 卅五年八月二日 天津

## 一一 三十五歲以上者應處極刑

塔塔木林先生偉鑒：

遠在廣西的讀者，看到台端在大公報發表三篇「紅毛長談」，不由得使敝人對台端有種特別的景仰。

附錄一 來函選登

一位紅毛先生，能有超人的認識敵國各層階級的弱點，並能在台端的美夢中所幻想敵國以後外交路線和國共之激烈內戰，尤屬難能可貴。所道出的事實和台端的夢，日後雖不盡然，若以目前之社會環境，相去亦不致天壤也。敵人乃中國一公民，服務鐵路，每不能自振自拔，向着正確之路邁進，日惟追隨高官尾閥。所謂他人作嫁，就是這個道理。

敵人致書台端，有數項需向台端解釋。敵人并非無某種成見，純係一種無可遏制的熱誠。就以敵人業工程師，也可概見敵人算是一個實幹苦幹的份子矣！

首先敵人要討論「紅毛長談二」，講敵國上中下三層階級的揩油作風，正如「上下交徵利，而國危矣！」的情況差不多。這個敵人不否認。其實也不盡然。近如江西田賦處長程某的自殺，某科長公餘拉黃包車以糊口，及中下會公務人員的刻苦從公，廉潔者不一而足，例著昭章。但是，敵人也否認敵國的貪官污吏之多。概言之，敵人人心理建設太差，沒有道德，寡廉鮮恥。敵人對台端可以說句：中下層階級假如稍具血氣的，都是不願跟着惡劣的社會跑，而高唱五倫八德的達官要人，也就是敵國人民的公敵。

敵人有一個奇怪的幻想，在敵國凡年滿三十五歲以上者，應該完全處以極刑。因為上了年紀的人，思想不是頑固，或者就是半封建，（頭腦清楚者可以免死重用。）他們這一羣才真是敵國的壞蛋。假如重新整刷一次，向着三民主義的大道走去，敵國不出數十年可為世界第一等強國。這個說法自然做不到。不過台端可以清楚敵國年青而具有血氣者的苦惱和煩悶。

最後敵人有點建議，台端對於敵國的下層階級認識不夠。（恕敵人勇於批評，或者敵人對台端認識太少。）所以說，這點假如辦到，不愧為一個「中國通」矣！紅毛對這方面比較有成績的，算那些在敵國傳教多年深入農村的傳教士。不過他們對年青的農民還始終保持相當的距離，（是善意，非敵對。）尤其在人民的世紀裏，農村的情形與台端所知道的完全兩樣，而沿海一帶又與內地的迥異。他們是可憐的一羣而

前途頂有希望的。那種潛在的勢力，假如得有人來領導，是相當可觀的。這點，希望台端在公餘不暇到內地觀光一次，也不枉爲「半中國通」也！即此候佳祺。

讀者劉××頓首 民卅五年八月十四日 廣西宜山

### 三 中國在進步中

塔塔木林先生：

假如不是因爲你的文句時常是不地道的中國話，我真不敢相信你是一位紅毛。請你原諒我竟來不及等到你的大作刊完就寫信來擾你，因爲這是不道德的。

讓我來讚頌你，你竟能道出許中多國人想說而沒有說出的話。這許許多多不合理的事似乎已經被我們看慣了，因此我們竟不如你來得敏感。我驚訝你觀察與分析的能力。我相信如果你繼續留在我國，你一定能成爲一個真正了解中國的人。那時候我可以學一個阿諛者，向你獻上『中國的友人』的尊號。

因爲我就要考大學，所以不能和你長談。我只希望告訴你一件事：『中國是在進步中』。我希望你利用餘暇去看幾部書，一部是官場現形記，一部是老殘遊記，另外可以看幾部近代小說（中國人寫的），那麼你可以發現中國是在不合理中逐步改進向合理走去。我這樣說並不是替我的祖國遮羞，這是力量，這是我們年青的中國人努力的信心。我們的國家現在是一團糟的。我們的經濟窮困得說話都沒有精神，如果沒有信心，沒有勇氣，我們只好消沉下去，讓憂愁來了解自己的生命。幸而我們發現前代人的努力並沒有白費。中國是在進步之中。我們相信我們的努力也不會沒有效果。這股力量就是使我們樂觀的源泉。我們要在悲觀絕望的境地中尋出新的希望，開闢新的希望。

中國現在正臨着一個空前的變動，五千年的專制一旦推翻，封建的餘孽却不能完全掃除。西洋的荒



哲學傳入又造成一批新的墮落分子，現在的官吏中仍舊爲他們所充滿，即使有少數清白的摻入其中也難拔身於泥沼。在現代社會中，一兩個人是不能有所作爲的。要想讓它馬上澄清，就好像久病的人不能一藥而愈一樣。五十年來我們一步跳到二十世紀，你如果多多接觸，那麼最保守的帝制擁護者不但有而且不少，最左的無政府主義者亦會濫倡一時。一方面封建地主，土司仍保有他們的特權，一方面已經大共其產了。要在這種紛紜中理出一條坦途，真是件艱難的事。我相信中國人的才智決不遜於他人。我們沒有作到更好的成績，一方面是極端分子作祟，一方面也是我們這紛亂的現狀所使然。現在民主的聲浪已經傳遍全國，雖然只是聲浪，終有一天變成事實的。

對於你客觀的批評，我是感謝的。我們願意虛心接受任何一個人的善意批評與建議。祝福你。

中國人朱×× 八月六日

## 四 以「洋」作俚

塔塔木林先生：

讀大公報發表大作「紅毛長談（一）法治與人治」一文熱情洋溢，痛快淋漓，令人感愧交加，興奮無已。

余家庭生活向爲平民，學校教育未染洋氣。服務以來，正逢抗戰，遂亦爲挨餓流汗，埋頭苦幹之戰時公教人員之一份子。雖未能以美國的和借法案去留過學，但因志願從過軍，前線情形亦經歷過一番，故余敢以此低微之出身，區區之經驗，向先生自示爲中國絕大多數之道地中國人或土著資格，而有不得不爲先生陳述所感者！

先生精研漢唐農村，又來自世界文化宗教最複雜之一角，貫通中西，深知欲達到中國福利，必須政治

統一，而統一之障礙大抵人造；人造之，人亦能消之；消之之根治辦法，在終止人造，實施法治，因而有對華之樂觀。語重心長，確見對吾國家之真誠肺腑，實深佩服！惟謂知吾國精神所缺乏者爲「公德守法」，所好者爲戰鬥爭奪，以及以「寶裝溺器」爲中國之文物，以窮奢極欲，譏爲吾人之豪爽天性，則余不敢贊同。蓋先生所目食耳視者僅爲一極特殊畸形之上海現象，欲以此論括中國之廣大社會之本質與真態，實不免失之千里！

吾國古老之文明，數千年之文化爲何？語言固未能一致，文字更未普及，然崇禮、重義、刻苦、耐勞、循規蹈矩之社會風尚，廣被民間，尊信天理之習性至今亦並未衰落。故八年抗戰，徒賴在後方有億兆忠良受難，苦苦掙扎之農工婦女與公教人員撐持局勢；在前線有飢寒交迫傷疼忍死之萬千士兵流血戰場，而在中國最普遍之絕大多數人民生活，衣爲棉織粗布，食爲蔬菜糙米，住多是瓦屋平房或茅蓬竹廬，行則全靠天生自備「十一號」(11)飛毛腿，受教育多在宛如中國飼養小鷄籠子之學校，娛樂即談天、說地、看親訪友，頂多不過又「衛生麻將」而已。所謂美容院，所謂口香糖，所謂流線汽車，瘋狂之吉普，巨大之舞廳，不獨爲中國絕大多數之老百姓聞所未聞，見所未見，即如余等曾受高等教育之青年亦十之八九不能知其名目。且此類物質，絕大多數之真正中國人民亦無需要。一般人所喜悅者爲平價東西，農村所貴者厥爲大糞小便。

外國人輒同情中國人之窮與苦，殊不知能表達於外國人之窮與苦者，尙非真切之實況。蓋外國人或從能說英語者之言述而聽之，或從偶爾之經過而見之，真正窮苦中國人民之生活實無向外國人傾訴之機會，接觸之機會。亦鮮有人願向外國人訴之。所謂「家醜不可外揚」，爲中國人之普遍心理。何故？曰恥也。故向來有諂媚於外國人，逢迎於外國人，或與外國人同行同走者，吾人常呼之爲「洋奴」。是以傳教士於中國所接近者亦素有普遍中國人習性之輩，尤非可以代表真正勞苦純樸之窮人。故一般外國傳教士

常憐憫幫助若干中國吃教之家庭。又殊不知此等奉洋教之家庭，已爲極稀罕之洋化家庭，爲外國教會所教育之牧師的女兒，會長的兒子，已堪稱爲中國上帝之驕子。此輩出身於洋教中之驕子，又多更鮮接觸中國真正勞苦階層之生活。外國傳教士大都徒願接近此類中國洋教徒，因而欲外國人眞明中國眞正人民之實際本質與眞象難矣！

總之，綜上以觀，可知中國絕大多數之眞正人民之物質生活極低，精神生活極勞，而更無有善良之領導，有力之保衛，尙能生存於斯世，經歷人類最巨烈之大戰並不泯滅之原因，乃爲安分守己。重義輕財。耐勞刻苦，謹慎勤儉所能致之，非有高尙之精神爲有何？此高尙之精神足以講公德，守法紀，然公德何爲不彰，法紀何以不顯？實爲絕大多數之眞正中國人民尙多愚昧，厚於容忍，過於和順，對於「法」，均不知，故無可行。有能知者，亦不能行。能知又能行者，則如鳳毛麟角。以中國衆大，此輩鳳毛麟角又何能爲力？

如是，有不幸之少數自作聰明自私自利之徒，能知「法」可以治人，又知人多不知「法」而能守法，乃立法欺人，行法利己。夫法治本當以強有力之民主政治爲基礎。如立法之人無法心，受法之民無法權，法治何從談起？人民又何從守法？今日中國絕大多數之人民所能有如上述之高尙精神者，亦爲尊信天理與重視人道之證明。天理與人道純爲一抽象與消極之管治，人民尙能信之、守之、行之，設有良法又何謂不能守？

由是余當斷言：先生所見所聞，實爲僅在一極特殊畸形之上海怪狀，而此種上海怪狀又僅爲靠洋勢力，使得列爲世界四強之一的，直接代表國家，而享受四強之一光輝與恩典的幾位中國要人，及由發國難財與勝利財做基礎，而現在到上海大發洋財的大肚皮商人，率領彼輩之嬌兒嬌女，手下之奴才走狗所造成。先生所遇能「擠上以免落後之人」，「噬人以衛己之狗」，即此輩造成上海怪象，非中國眞正人民實

質之徒。此輩人物，正如魔鬼，光怪陸離，變幻莫測，實爲害羣之馬，亡國之妖。今日又多以「洋」作儀，可憐中國絕大多數和順愚昧敦厚純樸之真正中國人民又何處不受其欺凌、陷害、驅使、壓榨、蹂躪、折磨與殘殺？！例如今日之內亂，作亂之魔鬼皆持刀在手，皆大呼曰爲人民。爲人民，乃以人民爲魚肉，迫民相殺，殺民相爭，想方設法，招搖撞騙，捕捉人民而犧牲之，以企圖滿足其個人各個私心之所謂真理主義。赤手空拳無知無識之可憐人民，又何能辨其真偽？逃其手掌？更有何力量可以止其作亂？

言至此，余須申明：以上所謂「洋」者，即與先生所謂「紅毛」之意大致相同。余非謂「洋」之爲害，且「洋」實有意加恩加惠於吾國。惟洋人（特別爲美國人）愛中國者，對中國人一律信任，亦不免有誤信中國之魔鬼，將給予中國人之恩惠交付與此輩魔鬼手中。彼等有此洋物、洋錢、洋勢、作福作威，中國人民反更不堪其擾矣！言之寒心！

故余以爲凡愛人類全面和平，愛世界整個真理之國際人士，亦愛吾中國，欲幫助吾國，扶持吾國，解除吾國人民之困苦者，則務須從絕大多數之中國真正人民本身着手。如傳教一樣，實行對於中國人民之幫助，但絕不可如傳教帶有一定之主觀目的，如多開學校，舉辦文化事業，推行社會教育至各窮鄉僻壤，而不可必勸其做教徒。而對於教徒，又不可有特別之待遇，即如實行一擴大之「民主」傳教也。惟民主傳教亦即不可令中國人組成一切有門有戶之民主教會，或有民主團體者即受特殊之津貼、保護、與同情。要知中國今日之民主生意興隆，民主市場繁盛，民主買賣招徠極俯，但假冒太多。外國人士千萬注意，千萬注意。真正中國之民，還實在完全自己無主，要靠洋人切實有勁真正民主教育與精神之扶助。余實對高明之洋人有厚望焉！

余愛吾國家，余亦推而愛吾國家所生存之世界。更對於秉愛人之天性而愛吾人之外國人士，敬之，重之，感謝與愛慕無已。故余喜先生熟通中文，何幸蒞止吾中國。余復哀先生又何不幸而先到中國之上海。

上海固爲中國今日人間之地獄，地獄之天堂，奇形怪狀，吾人亦目擊心驚，感嘆之至。但願先生今後能多有機會隨時隨地接觸中國之真正老百姓，想先生更能瞭解中國之本質與真象也。但余告先生，絕不可由任何中國人引導，更不可受何偉大之歡迎。到某民主團體某自由區域或某學校某賓館參觀，真正中國該爲主人之人民。不在此處，恕不知歡迎。還要請先生先行專誠拜訪。先生如能訪見之，結交之，中國人民當爲先生忠實之良友。

余爲一年輕心熱，好爲冒昧之中國女子。中國女子本爲世界上受難最深，受苦最大，受壓迫最重之可憐虫。但今日在中國若干有發表權威言論，左右國家政策輿方針之大人男士們口中目中，已說爲過於自由，平等，解放之婦女，已頗有與男子完全要求一致之概。惟此種現有彼等認爲近乎無涯之過度自由平等，乃係國父孫中山先生遺教所囑，亦爲紅毛言論，精神所影響。余祈禱國父陰靈庇佑，紅毛人士協助，中國若真到澈底遵行遺教，真正實現民主，余亦得爲政府要人之一員，則余必聘先生爲顧問矣。專請旅安

宋×手啓 三十五年七月十日夜深寫於上海

## 五 用含淚的笑臉寫

塔塔木林先生：

恕我冒昧給你寫信。在大公報上拜讀你的「紅毛長談」，我和一些朋友都欽佩得無法言說。由於大公報的簡短介紹，我知道你是民主陣營中的戰士，而且住過希特勒的集中營，這就使我對你感到萬分的親近。而現在，你的敵人已經十之九倒了，我們呢，雖然日本人退走了，而反民主的勢力卻只是倒下十之一。這也許就是使你看見上海的街燈便不得不慨然的原因之一。這且不說。大公報的介紹說你喜歡中國的諸子，因此，你才努力學中國文字。這使我們生而爲中國人的人尤其慚愧。中國的諸子不少安身立命的知

慧，可惜嫌政治的知慧不太多，以致到現在，有些中國人還在做夢，以為或有一日，上天睜眼，會來一個慈悲的皇帝之類來賜予人民幸福。這些人不知道，惟有自己的力量才是救主。大公報介紹說，你的文章只能用文言，其實由我看，你的文章文言成分只佔一半以下，而且寫得如此生動、漂亮，我擔保一切認識字的人都能懂，而且都能受感動。我住在所謂文化城的北平，喜歡讀書的朋友非常多，據我所知，他們都很高興看你的「紅毛長談」，並且希望再看這樣的文章。

不過，實在說起來，你所以能使人受感動的還多半靠文章的內容。對於中國的社會情形，你的認識很確切，這原因就是受過民主的教養。——不過，我所欽佩你的還不在這裏，而是在於你對於我們這樣不爭氣的國家，竟寄與如此其多的愛戀與熱情，在「紅毛長談」中，你用含淚的笑臉寫，這幽默就使你的同情心變成更偉大，這叫我們中國人如何能不動心？我們慚愧，對於自己的事不能整理好，而且其中的一些人還正在努力向壞處幹，這就證明這孔子墨子的後代已經如此之麻木。解救的方法是非常顯明的：第一是民主，第二也是民主，第三仍是民主。這條路如走不通，則中國的前途便必須於亡國與被共管之中任擇其一。這後者便是你在三更中所夢見者。但是，不幸而民主運動失敗了，為生存，則奪取其小（墨子的意見）中國人也許會歡迎被共管。可是，在現在，我們還須努力試驗，希望最終不至不成功。這當然也是你的大量的願望，所以，我以中國人的資格，並且代表一部分中國人，懇求你仍為中國的民主而奮鬥，即使只能用筆也好。謝謝你。祝撰安，並問塔太太安好。

再呈

張××拜上 八月十六日北平

塔塔木林先生：

照中國的習慣，第一次通信應有適度的客氣，所以考慮結果，贈你兩張一個年青學生刻的木刻拓片。

其一是北平最多的大建築門前左右排列的獅子，希望你將來能來北平看一看；另一是與上海灘人有別的中國農民，這些人現在都在餓着，希望爲他們努力。

至於我個人，很慚愧，出身農民，而現在不是農民。年青時出身北京大學，後來學哲學，政治，現在以教書爲職業。有時寫文章，將來成書，當奉上市請教也。再祝時祺。

張××再拜 八月十六日北平

## 六 此語可謂直達肺腑

塔塔木林先生左右：

由大公報獲讀大作，閣下以「紅毛」資格「宣洩在華西人之真誠肺腑。」用心良苦，感佩之至。鄙人在距「中國門檻」不遠之小城，——蘇州，亦爲閒來弄弄筆頭者，故讀大作「紅毛長談」，於公於私，皆感興趣。本信非敢有所「指教」，不過略述個人讀後感想而已。

茲就第一篇「法治與人治」而言。全篇最有力之句，厥爲最末一句「法治今年或可施行，避免在法治掩護下繼行人治，則恐尙需時日耳，」此語可謂直達肺腑，其瞭解我國情形，達百分之百。蓋我國無論政治，人情，皆喜戴高帽子。觀乎共和三十餘年，徒擁民國之名，其政治一切措施，較諸專制並無若何顯著進步，且有數處更開倒車。此亦「政治家」之一貫作風，所謂掛羊頭賣狗肉者是也。

然所謂「貴國統一障礙，大抵人造者也，」——請原諒鄙人「在文字上有敏感」矣——此句字眼殊不妥當。蓋統一之致力者，非僅一方所能，亦非二三方面所能，須由於全國之民衆不可。民衆豈有不願統一者乎？無也。然八年抗戰，所得不過悽慘之勝利，要皆今日執政權者之無能所致。一部民衆始起而反對。此種反對，謂之統一之障礙固可，相反地謂之「走向統一之力量」亦無不可，豈可武斷爲障礙乎？况數年來

國樂生活之不安，獨激成此種運動，斯爲社會演變而成，亦不可輒斷爲「人造」者也。

大作謂中國今日尙行人治，請問人治與專制（卽獨裁，亦卽法西斯）有何分別？無分別也。二次世界大戰以來，法西斯餘孽在我國猶圖蠢動。閣下苟能詳細觀察，祈能大胆說明，及揭破之，則感激閣下者，何止鄙人一人乎？

鄙人不長於文言文，惟聞閣下白話文並不高明（恕余）故勉乎其難，拉雜書此，尙賜有以教我。專此  
卽頌族安

鄙人陶×敬啓 七月十日蘇州



## 附錄二 紅毛文選

塔塔按：自敝毛以洋人論華文章刊出後，報端屢見有其他同毛論華宏論之譁譯，其中多有學識見辭，或足以補充敝毛之淺見，或建立新奇之主張，爰由剪存之報中，選出二篇，（「中國舞台的歧途」和「中國音樂往那裏走？」）聊表寸心，敬希原諒是荷。

一九四七年二月。

### 甲：中國舞台的歧途

挪威 C. K. Gorgormon 著

戲，原是眞真假假，假假眞眞的玩藝兒。然而西方人明知其是假的，却極力把它做得似眞的。我不能懂爲什麼貂蟬在台上泣訴的時候，一個雄糾糾便衣短打扮的小夥子，會插了腰，影立在屏前，忽然放塊布墊，好像命令她說，『跪！』忽然當她唱得正興奮時，一杯茶由腋下塞過來了。再不就往武生手裏硬放一把刀，於是，『殺呀——』最醜惡，最缺乏人性的場面開始了。我把戲單子裏外都看過了，也看不見那短打扮的角色，或在台上的任何地位。他甚而不是舞台老板，然而鬍子出，青衣入，那個短打扮的却永站在後邊，忽而掏鼻屎，忽而搔頸頸，其傲慢無以復加，其沾污舞台藝術的程度，也是無人能估量的。聽說是舞台老板

要他們。又聽說是俗人離不開他們。西洋戲裏，跪膝的場合不是沒有，而論唱工，「茶花女」、「蝴蝶夫人」的高音，其吃力絕不下於蘇三。這問題還是『有慣了』。一向中國舞台便在短打扮的導演之下，於是就覺得非有他們，戲演不出。在這點，中國戲劇革命可說不但尚未成功，而且很有些變本加厲的趨勢。二簧在世界戲劇史上有其不朽的地位；面具的形式化，動作的象徵化，都是無上特色。爲什麼不認真發揚光大一下呢？

除了短打扮的，中國舊劇裏我頂不欣賞黑頭：中國舞台上的青衣都太可憐了。插着肺病型的蜂腰，眼睛垂低得不敢看人，唱起來顫抖得令人心酸。中國跑龍套的，穿得太襤褸了！既然用那些「綠營」來彈壓天下，顯耀威風，爲什麼不教他們吃好點，穿好點？我看見過十二三歲毛孩子以至七十以上的老翁，也執了柄木刀，滑稽的東跑西顛，用枯肉堆成山谷形勢，然後，簾幃裏「哇呀」一聲，一個眼睛瞪圓了，靴子蹺過肚臍的將軍出來了。油亮亮的臉上是一片凶狼，撇了嘴吧，向着整個劇場怒視。（最缺乏幽默感的角色！）他那閃亮的胃甲上輝煌着各色的綢緞和金屬，就愈使跑龍套的可憐蟲們現得可憐了。對於一切，他的答案都是霹靂一聲『殺呀——』或『打呀——』（爲了公平起見，我們得補充說，見了真龍天子，頭叩得頂響的也是他們。）「捉」「打」「殺」三部曲，是他們應付一切的對策。這些人難道不可以親近嗎？然而不然。他們酒量大，飯量大，腰包大，而且手頭大，所以可以十分豪爽，那是說，當他認爲你可靠的時候。他們頂講究的是義氣（任何封建社會的主要道德），頂討厭的是咬文嚼字來推敲法律。因爲一聲「殺」，腦袋便掉下了，還不是最經濟而爽快

的手續嗎？

黑頭的背後，是傳統的英雄主義。有人稱英雄主義爲個人主義，因而說歐洲的文藝復興得靠了個人主義呢！這正如說水可以灌田，所以水災可以灌田一樣。文藝復興時代的個人主義是一個人不肯爲傳統所奴役。加里利奧發覺地球是圓的，任教廷如何鞭打，他還認定是圓的，唯一能改變他口錄的，是拿出相反的證據來。英雄主義也自有其陰陽二面。以博愛爲出發點的釋迦，耶穌，也可以說是英雄主義者。精忠報國的岳飛是英雄主義者，然而都是捨己成人的英雄，是造福世界的英雄。但舞台上的黑頭，給我的印象是一股霸氣，是一種唯我獨尊，許我存在不許他人存在的暴戾恣睢。這種心理的姑息，甚而鼓勵，絕對是中國戲劇現代化的一塊龐大障礙，是一塊巨石，沉沉墜在中國進步的腳跟上。

每逢看到中國儒醫門前掛着『妙手回春』的木匾，我便奇怪；不是一個中國病人原抱了必死的決心去看醫生，而醫生的起碼責任不是治病，而是送終？萬一病竟好了，診金以外還得對社會頌揚說，『他竟沒治死我！』多少中國戲是頌揚清官的，直像是承認官本不必清；遇到清官就是額外。這是常使歐洲人納悶的事。自然，貶惡揚善自有其社會價值。單由這點來說，舊劇的一個中心技術便是因果報應。但那是建立在中國人還相信「天理」的階段。現代劇是寫實了。在「天理」不存在，「國法」還未定，而「人心」又很黑的時候，現代劇比起井井有條的舊劇，就現得紊亂無章了。明明是貪官，祇要屬於有力的集團，穿上堅硬的服裝，唱出合於潮流的調子，龍王與土地爺也還是怕機關槍的。

文明戲者，不新小舊的四不像也。說是現代化了，然面舞台還不時看見短打扮的出入，搬弄道具。現代戲有一個不可少的特徵，即是所有情節，台詞，甚而動作，莫不根據一個固定劇本，不得任意更動。文明戲則是一羣烏合的伶人，到台上隨機應變，信口雌黃。尤其演員中的大亨，台下預先雇好捧場的觀眾來領導鼓掌；台上的大亨演起來愈發不顧腳本情節，更談不上藝術和諧，專出風頭，以壓倒台上其他演員爲能事。於是，戲變成了惡作劇。好在台下觀眾大半祇是磕磕瓜子，敍敍家常，戲的本身既無足吸引觀眾，觀眾認真的祇得拂袖而去，（概不退票），馬虎的，也就隨它去了。

我看過米蘭最壯偉的歌劇，也看過爪哇，南非的熱帶森林舞；在所有戲劇中，沒有比這種儉竊「現代」名稱的文明戲再低劣下流的了。歐洲的戲劇有其壯偉纏綿，熱帶森林舞也有其原始節拍和氣魄。中國這四不像的文明戲既革除了嗓子，台步一切古典藝術的成分，卻也未吸收到現代劇的一滴好處，祇是一灘烏七八糟的爛垃圾。嗚呼，可憐中國的芸芸觀眾！現代劇的特色不祇是需要固定腳本的根據，並且忌諱由一個紅演員獨佔舞台，所有人物都應各有其地位。不可忽拉一大片又破又爛的跑龍套，也不許一個人身上披滿了錦繡。它的題材雖也是人生的喜怒哀歡，但處理方法却不憑捉打殺，因而情節顯得曲折，有起伏，富韻奏。青衣未必就苦命，花臉也未必永遠得勢。既有腳本根據，所以台上絕不紊亂，而戲劇可以循規蹈矩，各盡所能的圓滿完成。

中國戲劇，過去三十年來不幸還逗留在文明戲時代，雖偶有新作，也不過是給國際觀瞻

所在的大都市應時上演的。廣大的中國，被褻奪了古典美，却又無可控訴的承受着這過渡時期的糟粕。這是中國觀衆的真煩惱。這是世界劇壇的大污點。怎樣把中國舞台澈底現代化了是眼前舉世的一個大課題，因為中國戲劇如不現代化，倒不如索性熱帶森林化，或者，更省事些，恢復了舊劇，則落伍之餘，畢竟還有些精華在。這個四不像的舞台，即使不把觀衆趕光了，至少也會把他們悶死了。那時再現代化，也就沒有了觀衆。

怎樣現代化呢？這是戲劇學上一個千緒萬端的問題，但我認爲起碼的先決條件是由喜好戲劇的觀衆及品評家們，齊聲呼請便衣打扮的走下台來。第二個基本原則是一切必須照脚本扮演，不能任性。對於台下觀衆，我想要求個「純」字。惟「純」才好使人體會到戲的妙處。如果觀劇者對劇人表示好感，儘可於一幕終了時把手掌鼓至紅腫，或在報章劇評欄寫下自己的意見。即使是絕世俗人，台下捧角者一字一板的喊「好」，不但大家戲聽不成，而且反而會使觀衆對那位絕世俗人起反感的。捧角之不智，（對台上台下和自己）是不待言的。中國的舞台需要現代化，世界已守候三十年了。但如果看到中國觀衆臉孔上木石般的忍耐，我們局外人尤不可以過分顯得焦灼。容許這個古國的戲劇慢慢脫壳，並且祝福這過程的不太長，不太激烈，也不太虛偽罷！對於跑龍套的，與其憤恨，還不如寄之以憐恤的情感。

（綿遠譯）

## 乙：中國音樂往那裏走？

### 匈牙利 K·科科果史著

【譯者贅言】廿多年前，住在上海的人們，大約會欣逢過一樁盛舉。那是表現派舞蹈家鄧肯女士（Isadora Duncan）的大弟子慕爾鳴小姐（Norda Mermin）作環球旅行，經過上海。當時本埠有些喜好音樂的人便堅請女士作一表演。小姐是猶太籍，她說如欲她表演，得請她舅舅來伴奏。原來她舅舅便是盤居中國多年的匈牙利猶太人 Kuhlai Kokogush 博士，也即是本文作者。科博士論中國音樂的著作，在歐洲漢學界是可說為權威的了，那次他伴奏時更表現他對中國音樂造詣的宏深。慕小姐跳的都是路印象。譬如跳柔媚的南洋，伴奏的便是二胡；跳巴勒斯坦之悲哀，便用古琴，琴絃一撥，堂內頓時是一片遊民的沉痛。忽如仰天哀號，忽如握拳復仇，終於還是蹣跚在街頭。當慕小姐跳到非洲印象時，其舅父乃動用了中國鼓鈸，咚咚嚶嚶，儼如置身於虎嘯獅吼的熱帶叢莽中，當時很引起一陣笑聲，惟笑聲終了，有人奇怪中國音樂竟也能象徵野蠻原始的非洲！下意識感到頗不舒服。近年來，不大聽到科博士的消息了，而中國音樂的研究中心，自法國的拉羅先生死後，也已移到美國去了。

是炎熱的六月天。和戈壁沙漠做緊鄰的古城北平，如果乾起來，可以乾得令人覺得儼如塊土司。我剛到北平，那時還叫北京。我是老遠慕了名而去的。中國不但是仁義之邦，又是講究以禮樂治國的地方。我走過一個劇場，大約是在城的南郊。忽然，我聽到了一陣鼓

聲。說是一陣，其實，一直打個沒完。除了做爲「標點」的鈸以外，就只是單調噪耳的鼓，咚咚咚咚，枯燥得有如熱帶的大雨。我乃向陪我的一位中國年青朋友說，那聲音是什麼？他回答說，是『伴奏歌唱的音樂』。

街上一串穿綠衣的人們，個個抗了些刀斧之類的武器。行列之尾，是一座紅繡轎子。轎旁足有八張牛皮鼓。鼓面與鼓身間斷被敲着。聽說婚禮排場大小，就專看鼓的數目。那職業的打鼓者滿頭是汗，直像是在中古曠野戰場上作戰。我問那中國青年同伴，那鼓是作什麼的？說是『助興的音樂』。

前者，我準知道憑了怎樣名伶的嬌脆嗓音，一陣擂鼓必可壓下去了。後者呢，一個悶在轎中的新娘子，別了舊家，走上新門，已夠令她心跳的了，奈何還用鼓槌來使她由悸跳而哆嗦起來？這是我在中國最早對於鼓起的反感。民國以來，中國舊有之皮鼓外，又加以舶來的洋鼓，所以鼓在中國音樂中，勢力更加普及。

然則，西洋樂器中，又何嘗沒有鼓呢？高山流水的貝多汶，萬馬行軍的瓦格納，甚而伶侖俏皮的莫沙，樂中都不免有動用鼓鈸之處。但中西音樂有兩點根本分歧：

(一) 有調無譜

正如中國的四聲在世界文明中少有同例，像中國那樣「單調」的音樂，也可說是絕世無雙。西洋音樂（包括印度與爪哇）除了一個主題外，尚分音階，分步驟，使各樂器各自有所發揮，有所貢獻。小提琴在C調上細吟着時，大提琴也許在F調上囁喘着，同時，笛簫，

喇叭，都不妨有着自己的音調，自己的抑揚，忽而提琴與鋼琴微語，忽而長簫與銅喇叭對白，像是環了青山的白雲，像是沿了花邊的刺繡，各樂器飛騰、烘托、起伏、蜿蜒，使一個主題因而更豐滿，更光榮，更充分表現出來。這是西方人所謂的和諧(Harmony)——意思是，樂器依其品質，性能，都各別盡情發揮了。諸樂器奏的並非一個調子，然而由千百不同腔調中，聽者能捉摸到一個總印象，一片聽覺的記憶：曲折的，錯綜的，但却是美的。僅有調，充其量是平面的美。交響樂的美是立體的，甚而透明的。

中國音樂之第一缺憾是有調(Melody)而無和諧(Harmony)。當胡琴拉着流水板時，一切就都得是流水板。當古琴奏着『朝天子』時，所有的七絃八管奏的全是一個調調兒。中國人認為音樂的美在乎『齊』，即是同時起，同時休，同時高，同時低。殊不知世界上的美多含在曲折錯綜中，而直線却是最令人疲乏的幾何方式！中國音樂中不是沒有好主題，好格調的，但多少大好格調，都為單純所傷！如果由台下看中國樂手作樂，如果主座是胡琴，別的樂手一路都只奴性地望着胡琴手的臉，一動一靜，都是機械式的。如果絃子追縱胡琴緊密得如同影子追隨人，則台下必有人大聲叫『好』！那個『好』是說：胡琴有多麼專制！絃子多麼沒有個性！中國樂手有多麼低能貧乏！

如果你記住了這個『齊』字，你一定可以在中國政界很容易的得到高位的。很簡單：胡琴提倡『國術』，你嚷『國術』，必有科長做。人家嚷『尊師』，或者『尊父』，你也加進去像鸚鵡般學舌，則至少你可獲一靠得住的印象。靠得住即是肯『齊』。肯齊即有了資



格。回想文藝復興時代義大利之首唱『地球圓說』的先知加立立，即被教廷酷刑；馬丁路德指摘神父貪污，即遭驅逐。那時，歐洲的寺侶音樂亦正是有調無譜的階段。今日尚有僧人作中古誦經 *Gregorian Chant* 但其價值只足供音樂史家參考而已！歐洲音樂之真正發揚光大，是始自調子容許『不齊』的十七世紀，也即是羅馬教廷不再壟斷全歐之後。

至於中國何時可以跳出單調之故槽，走上各個樂器表現特長的大和諧呢？還要看『大鼓』何時不爲中國人所迷信。

### (二) 沒有樂譜

歐州音樂有固定樂譜，譜上用蝌蚪符號標出音階高低，時間長短，何時歇止，何時終了，所以提琴儘管去騰空妄想，梵娥拉儘管俯身低怨，銅笛可抽訴，銅號可激昂，但它們終離不了主題，在樂奏至高峯處終會脗合，所以錯綜而不嘈雜，調濟而不脫節，能達到真正和諧境界。

中國雖有工商角支羽那簡單的音階，又有一些不甚科學的久暫符號，但連這樣簡單的符號，樂手們也不去睬理，獨奏時音的長短便信情而來；合奏時候，有大鼓領導，也殊可不必去管樂譜。我們可說，中國之有調而無譜，造成了中樂無譜的慘痛事實。反之，中樂曲譜的佚失，也可說造成了這種有調無譜的音樂上獨裁現象。孰是因，孰是果，這種檢討有意味，也無意味。因爲中國樂手今日即有樂譜，也未必去遵循的了。那統馭一切，藐視一切，壓倒一切的鼓手，只要其同僚與他取『齊』。如果一個可憐的吹笛者嘎聲咳嗽着來辨馭自己的

『走音』，說樂譜上如此如此寫着——在歐美，那是可以降服任何大師的證據，在中國，那吹笛者明天便須在街上行乞了。

這種無樂譜的後果，可太惡劣了！第一，無客觀的樂譜，即無一固定的樂班。誰領班，誰湊人。因之中國換部長便遷動書記，換校長便遷動門房。一旦班主遽亡，那可就不堪設想了！所以這種統制一切的音樂，絕不是不朽的音樂。其原因是它既以人而不以譜為標準，後人無從又無足繼承效法。但更可悲還是因此而使堂堂中國變成沒有音樂可言的地方。

要建立樂譜，就得先控制那領班的大鼓。

在那粗暴的鼓槌之下，美麗淳樸的『國風』變成了阿諛帝王的媚語；那歡喜的婚禮，却變成了殺氣騰天的擂台。文雅的琵琶不傳，錚鏘激越的古琴失色。代表中產階級麻醉享樂的粵曲風行，代表買辦階級不中不西的爵士樂深入了一切。中國音樂史上再找不到比這階段更惡劣的了。（宗實譯）

## 附錄三 懷塔塔木林

巴魯爵士

塔塔木林與余爲表兄弟，年稍次於余。以彼之教育材具，本可在歐洲作一標準紳士，努力於文化商業，發展得手，二十年中當可晉封一小小爵位。吃喝過日子，保穩定無憂匱乏。卽頭腦好動喜事，間或隨便發表議論，亦不至於爲人胡塗批判，以爲反動糟糕也。惟當頑童時代，與余同爬至一四層洋樓屋頂，偷讀「馬可勃羅遊記」「天方夜談」二書，未免着迷。於華夏文明，尤感傾心。數年之後，因與余同時冒險來至中國。中國古語說：「同船過渡，五百年前所修。」意思是今日之事，實結緣於先世，亦影響及將來。此語用於吾二人之友誼，自更增加一種保證，且影響及其他。因卽此海上短期飄泊，雖未能證實五百年前事如何，然余輩此後三十年生活，則均與四十日海船上見聞有關也。

余在船中認識一廣東翰林遺老，力言寄居香港之方便，中國文化各部門，國境內行將失傳者，均賴香港總督熱心保存，而前進激烈異常分子，在此寄寓，亦可平安無事，十分保險。余因卽落脚於香港。塔塔木林表兄，則與一久經上海賣藥之洋胞相熟，力言歐人文明，實賴上海當局（當時爲工部局各管事，近統屬市長）熱心維護，且面對現實，常使人良心胡塗，眼目興奮，極富教育意義。彼卽留寓上海。分別十年，二人復相遇於故都，各述經歷，方知冒險家樂園，實限於對金鈔特有情感之西人，方宜久住。老猶太製造補藥，新猶太生產

瑣瑣用品，凡知所以滿足中國有身份無頭腦士女，知發財門徑又復手腕靈通不錯過機會者，亦即爲樂園中上等人。此外間或有海關服務，船上引水，……寄寓中國一久，由買假洪憲瓷作燈座入手，用手堆積進修成一「中國通」之洋人，則興趣與身份常作比例消長，興趣益高身分便若益低。塔塔木林既不甚明白現實人生，故十年寄寓，無從發財，終且厭惡此猶太氣氛所培植之大都市，逃至故都。余則初服務於香港一教育文化機構內，因得從中國古道君子，學習四書五經，先秦諸子。又曾與新派政學各界人士往還，十年訓練，經常出席各種集會，任主席時有條不紊，送喪做壽，能寫新體應酬文字，措詞得體，本人頭腦思想，雖並不真正有深刻獨到之見解，惟性情隨和，與道相隣，汎汎若水中之鷗，從不逆風觸浪。且主持一小機構，賤名間可用作酒家市招，久而久之，本人亦即因之儼然一賢達聞人矣。其實本人頭腦，固依然空空洞洞如舊日也。私心揣計，此地係一洋碼頭，去馬可孛羅所記東方文明實相去尚遠。余之旅行，似仍以至故都作止點爲宜。因決心辭職，向故都出發。

諸君想像中之塔塔，或爲一常見不中不西之洋人模樣。其實此種臆測印象，殊不可靠。塔塔自從大學畢業後，即常讀儒書，信儒道，明文王易卦，玩太極拳麻衣相法亦有研究，……應世之時，常用所學，解除困難不少。家居常穿長袍馬褂，着雙鼻樑老式厚棉鞋。坐太師椅，品雨前茶，吸水烟袋，遇友好應酬與會佳時，和同席五魁八馬打一通關，喝老黃酒一斤二兩，猶從容夷粹，未至失儀，進退應對有節。平時與友好議論時事。塔塔雖爲一無神論者，惟生平乃極怕鬼，聽人說鬼故事，終夜竟難安枕，亦一奇事。

塔塔旅華時曾寓居於後門內鴉兒胡同，家中蓄養小獅子狗二隻，歡喜迎客人汪汪而吠，且向客人肉多處作咬勢。其物雖渺小，奮勇直前時，客人不免驚愕狼狽。塔塔必當客人面前向太太溫柔而言：「達鈴，毋使龙也吠！」塔塔夫人則於廚房中遙遙應和：「夫君良人，余知之余知之。」應和之際，溫文中見情愛，深有雅歌意味。然客人彼時，則不知欣賞，與狗對立，必益見緊張。塔塔因復向小狗作勢而言：「你個小東西，亂叫什麼？」且握拳舉足，作打踢姿式。塔塔夫人於此時始急忙走出，將二小狗抱起，略示親愛。小狗會意，明白此事雖對來客失敬，行爲實仍受主人尊重，即不再有搗亂之舉，歡躍而去。

塔塔於文章中雖常自謙，對中國文學理會不深，其實新舊無不在行。即以讀書而言，昭明太子文選中名作，有若干篇章，均可成誦，余曾親聆。對現代中國文學，亦能批評得失。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後，重遊中國，將見聞經驗，寫作紅毛長談，分別發表。塔塔對中國本位文化，既理解透澈，文章寫來，自然亦莊亦趣，不古不今，駁雜如諸子，精悍有稷下辯士風，引喻設義，奇突幻異，又兼有墨學家宋榮子，法國學人服爾太翁風味。時軍調部工作正於挫折中勉強進行，接收大員於南北各都市所作成之不雅印象，正起始有人從文學藝術加以表揚，大小書獃子對現實苦悶絕望感日益深刻化，塔塔文章初現，爬梳透剔，談言微中，撫掌稱快者因之大有其人。

然塔塔木林者究係何人？不免使人納悶。國立清華大學老教授張奚若先生，或亦於陽光下徧頭撫想，頻搔頭上稀疏之白髮。潘光旦先生，終年向人常作和藹咪咪笑，其中之某一

次，特別親切真實，或即爲閱讀塔塔文章而來。有因其筆調文氣，面生心熟，以爲或係清華大學之溫特教授者。然彼時年長有德之溫特先生，據余所知，則正駕駛美製吉普車，攜帶足兩乾糧法幣，旅行於雲南麗江府，在雪山下對五色琉璃之雪峰發呆。並巡視大小廟宇，如四十年前司坦因在燉煌與王道士辦交涉方式，向對法幣具有好感之和尚平民，收集古漆漆器、磁器，及日常生活用具。便於返還故都時，招待歡迎朋友，披深紫色大普魯，穿長統絨靴，裹雙酥油茶，準備表演藏人獻茶一幕，以娛嘉賓。且彼時所得寶物，正被當地壯士搶劫，壯士擬用「槍斃」相恐嚇，溫特先生則急中生巧，大聲報言「我看你這狗××的不敢。」適值於用中國式野話應對，得免綁票。雖幸而免，心有餘悸，情緒狀態，實不宜從容談中國時事。亦有疑係寓居紐約多年之假洋人林語堂博士者，林博士旅美日久，於中國問題已稍隔膜。且文章氣勢，亦不相類。

唯現任某部某長，頭腦靈活，心計透明，摺指略籌，即數出塔塔本貫住處，旋即輕車簡從，親赴某地，訪晤塔塔，暢談而歸。所言惟何？事祕不得其詳。或謂曾對塔塔略作暗示，表明官家立場，有關內政問題，除美國當政大員，友誼批評意見，可以斟酌接受，其餘言論，宜知限度，免傷和氣。又謂某公之訪，實有意邀約塔塔担任塔塔所熟習之某項國外要職，一般言來，此職實爲大有出息。塔塔則不加思索，拒絕其事。如傳說可信，以余私意，彼時塔塔必正閱讀古本南華真經，對書中讓王辭封故事，心領神會，「寧作泥塗曳尾之龜，龜？抑爲廟堂錦繡之文犧？」蒙莊設論，似俚實巧，此語雖並非爲彼時諸黨派領袖社會賢達

而言，實與塔塔之出處大節有關。塔塔面對此可觸可撫之現實，需用頭腦判斷有所抉擇時，則目思維約三分鐘，所得正確結論，必然是：「不事王侯，高尚其志。不受羈絆，樂得自由。」如於此等重要關頭，除搖頭外，宜尙有小小行動配合，可能係用手作一圓圈，比作曳尾公之身體，並將身後肉多處略作擺動，於貴客前以喻不屈本志，且連聲致辭：「仁兄再見！」外交禮貌至此爲止，於是與小狗同送貴客上車，鞠躬如禮而別。其事係得諸傳聞，加余之意思，當然與真實情形略有出入。惟自是以後，塔塔木林之文章，即不再見於報紙，犯時忌，受警告，不得而知矣。雖陸續有何永倍費孝通二博士長篇時論刊載，才辯詞藻，尤稱於時。然以中國人觀點談外國事，似終不如用外國人觀點討論中國問題，深刻活潑接觸實動人也。塔塔文筆思想之奇異美妙，實由於透澈理解本位文化而來，二博士容或能稱引，古記，複述英美名言，於國學基礎，則似不如塔塔深厚落實。冀北空羣，使人惆悵，塔何適，終爲一謎矣。卜轉載「論語」。

